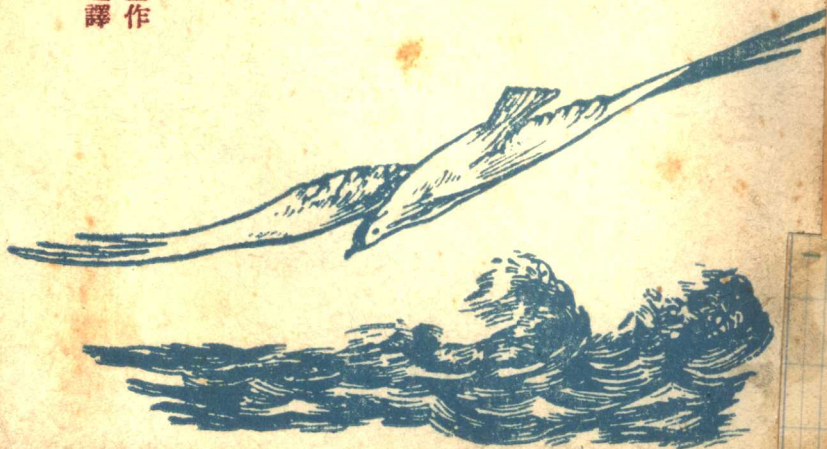


名劇譯叢

生命在呼喊

貝洛·貝爾采可夫斯基作
葛虹譯



生命在呼喊

著 基斯夫可采爾貝·洛貝
譯 虹

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 北平 · 九四九 ——

生命在呼喊

原作者 貝洛·貝爾采可夫斯基

翻譯者 葛 一 虹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一九四九年五月

北平第一版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生命在呼喊

——四幕劇——

人 物

賈多夫——一個老教授

卡林娜——他的女兒，二十七歲

尼吉丁——她的丈夫，四十歲

加希甯——三十九歲，一個化學工廠的廠長

沙維奇——另一個老教授

醫生

蘇聯名劇譯叢——天下圖書公司印行

帶槍的人

包 哥 廷作
葛 一 虹譯

生命在呼喊

貝洛·貝爾采可夫斯基作
葛 一 虹譯

栗子樹下

西 蒙 諾 夫作
荒 蕪 譯

生命在呼喊

一九四九年五月華北一版

基本定價：四元五角

第一幕

景：兩間屋子，或一間用板壁分隔成兩部份的屋子。屋子的右邊屬尼吉丁和卡林娜，左邊是買多夫的。尼吉丁站立在一個書架前面，若有所思地檢視書本，翻着篇頁。

尼吉丁：（拍的一聲闔上一本書）一大堆的書，我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開始……就是這一半吧，也够消磨我下半世了。（垂頭喪氣地在室內行走）我來幹什麼呢？從那里來開始呢？我糟蹋了十四年啦。十四年！即使你不把我在內戰里的時間計算在里，還是有着足够的時間給我讀完工人補習學校，或者大學的呵。可是我却把時間浪費了。（擊着他的前額）多少年——過去了——一事無成。你這傻瓜！你這懶鬼！（諷刺地）你以為有了階級直覺便什麼都有了嗎？「我們工人可以不用書本上的學問而順利做事的」，你說；「書本上的研究不過是布爾喬亞的一種偏見」。你這可憐的蠢材！

卡林娜：哈囉，費多夏！

尼吉丁：卡爾耶，你到底回來了！

卡林娜：你找我嗎？

尼吉丁：噢！現在！當你不在的時候，我學得我像一個迷途的孩子一樣。要不是爲了你的緣故，我真

要給憂鬱磨拆死了。

卡林娜：（收拾屋子）那是沒有用的，我的親愛的，那是毫無意義的，於事無補的。整天的愁眉苦眼不能解決你的困難的呵。

尼吉丁：好，但是我做些什麼呢？我不好意思在街上露面了。在街上走的時候，我似乎老覺得走路的人都在瞧着我，背地里說：「你看見那個人嗎？他是一個破壞者！」

卡林娜：（笑起來了）此外你有什麼感想呢！（由衷笑起來）一個破壞者，是的！

尼吉丁：還有恥辱呢？

卡林娜：唔，你是不能用痛哭流涕地嚷嚷來把恥辱洗去的。你總得要做點比那個更實際些的事情才好呵。

尼吉丁：你意思是指學習嗎？

卡林娜：是的，當然咯。那就是人生所需要你的什麼呵。學習！那是真正必需的東西。我已經跟你說過不止一次了。

尼吉丁：但是，看這裏，卡爾耶，學習我所需要的什麼，那得花掉我多少的時間呢？而在這些時候裏面，我却須得蒙受着恥辱的。

卡林娜：爲什麼呢？爲什麼你把你的將來看得這樣暗淡？無論怎樣，你可以擔任一些黨的或社會的工作的，你難道不能夠嗎？這樣，你便可以顯顯你的本領。是的，同樣的，你也可以用你的學

習來表現表現的。

尼吉丁：（深深地嘆氣）不……那不是那樣的……那不是的……

卡林娜：那末，你願意做些什麼呢？你自己作何打算呢？

尼吉丁：假使這里有一個戰爭，我祇要出發到前線去，不久便可以恢復黨的信任的呵。但是現在，我
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着手。

卡林娜：你再也找不出比我的建議更好的東西的了。你只是把你自己弄得如此的神魂顛倒罷了。看看
你自己……你變得蒼老，憔悴，兩頰深陷。今天你吃過午飯了嗎？

尼吉丁：是的——啊，是的，當然咯。

卡林娜：你在說謊，我知道的。

尼吉丁：上帝知道，我沒有說謊。

卡林娜：我懂得你和你的「上帝知道」。

尼吉丁：真的，我吃過午飯了。

卡林娜：你知道，費特耶，我不會讓人用了「真的」這一個字來掩飾一種謊語的。

尼吉丁：可是我真的吃過午飯了。

卡林娜：我相信在你的一生中，你吃過許多次的午飯了。我要知道的，今天你吃了沒有？

尼吉丁：（帶着一種犯罪的眼色）噯——你指的今天？

卡林娜：是的，那才是我的意思——今天。

尼吉丁：不，今天我沒有吃過。

卡林娜：我早知道了，我早知道了。你爲什麼不吃呢？

尼吉丁：噢，我簡直沒有胃口。假使你要知道全部的實情，那昨天我也沒有吃午飯。

卡林娜：好吧，你立刻到飯店里去。要不——等一下。我跑去給你拿午飯來，你在家裏吃吧。

尼吉丁：不，不，卡爾耶，沒有必要。你累了，我自己去吧。

卡林娜：（離開他）不，我不相信你。（開玩笑地）讓我去，否則我要咬掉你的耳朵了。（跑出去）

尼吉丁：（在她後面）你是一個好姑娘，卡爾耶，一個真正的好姑娘。要不爲了你，我早就要喝個一榻糊塗，解解悶兒。雖然我從不聽你的說話，也從不接受好意的勸告。現在呢，我終於得到報應了。（粗暴地）我是一個絕頂的蠢材呵。

（門上有人在敲；加希甯進來）

加希甯：哈囉，費奧杜爾。

尼吉丁：（一驚）加希甯！拜夫路計加！我真想不到呵！

（他們熱烈地擁抱，加希甯把尼吉丁舉了起來）

尼吉丁：你從那兒來的呢？

加希賽：西伯利亞，老朋友，一直從西伯利亞。

尼吉丁：你在這裏有一個長時期的停留嗎？

加希賽：一直等到他們送我別的地方去。

尼吉丁：你在做些什麼呵？

加希賽：管理一個化學工廠。

尼吉丁：奇怪！——啊，我們不久以前還是碼頭上的脚快哩。你可怎麼走上那條路的？

加希賽：啊，那十分簡單。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開始學習，改進我自個兒，後來讀完了工學院。

你不能把社會主義建設起來的，要是你不能够比ABC知道得更多一點的話。

尼吉丁：那是實在的。那末你在西伯利亞幹些什麼呢？

加希賽：在那兒建設化學工業，你知道我想着什麼——我想西伯利亞這個名稱現在必須改變的了。它

不像從前那麼輝煌的了，這就是說，遼遠的，不開化的無用之地，罪犯的充軍地方，帶着鐵鏈

苦步徐行的一羣羣的囚徒——事情都過去了，永遠過去了。我們應該給它起一個另外的名

稱了。

尼吉丁：我十分贊成。你再講講，你回到我們自己故鄉去過嗎？

加希賽：是的。老一輩子的死了。我的兄弟們呢，參加了集體農場。

尼吉丁：鄉村變得很多嗎？

加希賽：是的。大概有百分之六十參加了集體農場。你還記得山上的教堂嗎？現在有一面紅旗在它上面飄揚了。它變成了一個俱樂部。他們有無線電，托兒所。你不會認識這老地方的了。

尼吉丁：我有許多年頭沒回去了，現在也沒有什麼要回去的。我們的朋友們死了，過去啦。

加希賽：你的太太和丈人在什麼地方？

尼吉丁：我的岳父此刻在一個療養院里，卡爾耶不久就要回來的。

加希賽：好，你在幹什麼呵？

尼吉丁：（悽然地）我是在垃圾堆里。

加希賽：你是嗎？你？

尼吉丁：是的，我是的。

加希賽：那是什麼緣故？

尼吉丁：我落伍了。我不能跟生命取着同一步調。我沒有足够的教育。（停頓了一下）當然，我能够閱讀跟寫寫的。但是我到處努力找點工作，却沒有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不過一些小事情罷了。啊！（做出一個失望的姿態）談它有什麼用處呢？還是讓我們來聽聽你怎麼經過了學院，又變成工廠里的一個頭腦兒的。

加希賽：當然咯，我是一步一步做的。那好像在爬一座高山一樣。最初我約束我自己，組織我的日常生活和我的時間，不管環境怎樣，我總是要抽出一二個鐘點來學習。開始的時候，我的懶惰

是不容易克服的，但是過了一些時候，我就可以克制它了。——不久這一種規則成爲我的習慣，於是我進步得更快，甚至還可以找出時間跟女孩子們一塊兒到外面去運動運動哩。

尼吉丁：（一種熱望而又憂鬱的語調）而我在這裏既沒有規則，也沒有知識。我靠着我的直覺。現在結果便是如此。

加希賽：發生了什麼？

尼吉丁：我被取消擔任一種重要的位置的權利已經三年了。

加希賽：（驚駭着）什麼？——你一定在開玩笑。

尼吉丁：我被任命去建築一座標準的建築物。

加希賽：好，說吧……說吧……

尼吉丁：可是這座建築物却被證明出來是要不得的。

加希賽：要不得的？

尼吉丁：主任工程師被發覺是一個破壞者。但他已經引我走上了那路兒哩——魔鬼捉他去吧。他被關進牢監，而我被判處了三年。

加希賽：是的，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必須要說。

尼吉丁：我幹那個工作的緣故，爲的是希望這下半世幹些建設工作呵，可是經驗告訴我你沒有訓練是不能做得出色的。關於技術方面的事情你自然是很明白的了。

加希賽：是的，你沒有理論是不能成功的。你知道，那不是一九一九年了。

尼吉丁：一點不錯。可是我卻還像在一九一九年那樣幹着。我祇是蠻幹一起罷了。

加希賽：你現在在幹什麼呢？

尼吉丁：（帶着一種勉强的笑）我在一個機關里看管通行證的桌子，你知道，那就是發通行證給要進那幢屋子的人們。有一個時候，假使你還記得，當我指揮着一支游擊隊的時候，我們攻下了許多市鎮，對於我的任務我是很了不起的。

加希賽：現在你想幹些什麼呢？

尼吉丁：噢，鬼知道呢！我沒有什麼知識。我從那裏可以得到它呢？

加希賽：那並沒有十分可怕呵。在你前面，你有着很不少的時間哩。

尼吉丁：不，現在那一切都在我後面了。四十年過去了。那許多在革命以前我失掉的，我倒不覺得十分可惜——它們的失掉並不出於我自己的過失——但是在革命以後的許多時間却浪費得使我良心難受。（指着書本）讀完那許多書，並且消化它所有的，我須得從我的求學時代開始，而不應該留在我老年時代呵。

加希賽：噢是的，你是一個老得可怕的人了，你不是嗎！你沒有必要把你造成一個教授呵，你有這種必要嗎？

尼吉丁：假使我只要是一個技術工人，我就可以用工作來洗刷我的恥辱。但是我能够做什麼呢，像我

現在的情形？一天又一天的好像一個殘廢的人一般地坐在通行證桌子旁邊。

加希賽：然而你又不是一个跛子呵。

尼吉丁：我怎麼個樣兒，那就得看我的腦袋怎樣了。雖然不是一个跛子，但那完全是一个樣兒的，可不是嗎？——看到優秀的人們像你一樣的向上爬，看着年青的人們勝過我——那倒不是我的嫉妒，而是我對於自己落後的慚愧。（一個停頓）這就是我的境況。

加希賽：（立起來，在屋子裏走走走去）但是到底也不是這樣全無希望的呵。關於這件事，我們以後再來好好地商量商量吧。現在呢，我祇能够這樣說：除了學習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

尼吉丁：我自己也知道這個。

加希賽：那末幹麼浪費時間呢？立刻起來幹。幾年的學習就可以使你出頭的。你並沒有了解你自己。

你不僅要把你的恥辱洗掉，而且你還得努力去補償你失去的光陰哩。

尼吉丁：但是你必須知道最艱難的地方就是在實行。此外（指着書本），當我看到這麼許多書的時候，我就害怕它們在我是太多了。

加希賽：沒有意思的。沒有什麼不可能的。我能够做的，你一樣是能够做到的。

尼吉丁：那當然是如此的，可是還有……

加希賽：說吧，那末，什麼事呢？我來幫助你。

尼吉丁：（躊躇着）我考慮許多次的了。

加希賽：那末放慮的是些什麼呢？

卡林娜：（此時出現）哈囉！上帝送給我們的這位客人是誰呵？

尼吉丁：拜夫路許加。加希賽。我常常跟你說到他的。

卡林娜：噢，是的。我記得了，十分高興看到你。我聽得許多關於你的了，真的我好像知道你得很清楚似的。

加希賽：我同樣知道你，從費奧杜爾的信上。我知道你這樣多，我可以給你寫一份備放文件呢。

卡林娜：對於你，我也可以的了。我知道的，譬如，你跟費奧杜爾在一個隊伍服役，你們怎樣攻擊，撤退，和衝鋒，和側擊，機關槍，木棍和梯子的一切詳盡細節的。告訴我，你現在像他一樣的失落落魄嗎？（指着尼吉丁）

加希賽：（笑着）你怎麼會這樣想的呢？

卡林娜：我意思說，你迷惑不定嗎？一個蘇維埃的哈姆雷特，不是嗎？

尼吉丁：不確的。他從工學院畢業了。他做到了一家化學工廠的廠長。

卡林娜：是嗎？那是我所喜歡的一種行當呢！我是說我喜歡一切生氣勃勃的人；自然他們不一定恰好是化學工廠的廠長。現在（又指着尼吉丁）他最近失掉了他全部的力量了，他常常煩惱着，喊着他是「落後，落後」的。但事實上自己却不知道幹些什麼。

加希賽：是的，他把他的一切煩惱都告訴我了。

卡林娜：瞧這兒，加希賽同志，你能够幫助我把他弄醒，並且使他重新好好的過活嗎？請給我一點同志的幫助吧。

加希賽：我已經盡過一點力了。

卡林娜：（快樂地）那末，你已經談過它了嗎？

加希賽：（向尼吉丁乖黠地看了一下）似乎是這樣的。

卡林娜：（對尼吉丁）不錯嗎？

尼吉丁：我還要想一下。

卡林娜：但是還有什麼可想的呢？

加希賽：拉手吧！

卡林娜：好！

尼吉丁：（決定地）完全對的！

卡林娜：哈哈！到底對的了！告訴我，加希賽同志，當你學習的時候，你曾經有過這樣的情形嗎？

加希賽：不，我記得似乎沒有過。

尼吉丁：不過他是了不起的人呵。

卡林娜：什麼意思？

尼吉丁：有組織——堅定。

卡林娜：（移動着傢俱）啊，那種情形是不同的。我對於這種人有着極大的尊敬，也許因為我自己不能夠的緣故吧。但是什麼是「堅定」呢？無疑那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加希賽：費奧杜爾的誇張罷了。那末你對你自己有着極大的尊敬嗎？

卡林娜：（半開着玩笑地）噢，是的。我對我自己有着一種可怕的尊敬呢。

加希賽：你怎麼樣？

卡林娜：我是在幼稚園的程度。我是一個區部視察員。

加希賽：你不是一個黨員，我相信。

卡林娜：不，不幸不是的。我差得遠呢；我缺少一些東西。

加希賽：勇敢，或者！

卡林娜：是的。我害怕我沒有力量做大事情，那些事情是需要自我犧牲的。

尼吉丁：（親密地拍着她的肩膀）但是在任何別的方面，卡林娜是我們中間的一個。

卡林娜：當然。在精神上我是一個革命者！一個黨的非黨黨員，你可以這樣稱呼我的。

尼吉丁：我可以保證這個的。

卡林娜：你要吃些什麼東西嗎？加希賽同志。

加希賽：不，謝謝。

卡林娜：那末，你也許可以不介意的了，假使你的朋友吃他的午飯的話。他正在過着一種嚴格的節食

生活呢，你瞧，三天祇吃一次。

加希賽：那是不好的。

卡林娜：（對尼吉丁）現在，那末，我的可憐的殉道者去吃你的午飯吧。

尼吉丁：（走出去）我立刻就回來好了。

卡林娜：或許你也餓了，加希賽同志？假使你餓的話，請不要客氣——

加希賽：我為什麼要客氣呢？我又不是怕羞的千金小姐。

卡林娜：對於這個，我一點不懷疑。你看來並不是如此的。我必須說你倒是屬於戰鬥之類的人物。

一個行動猛烈的人。

加希賽：那末你不高興這樣的人嗎？

卡林娜：相反，我高興的。不過你勢必是十分無情的了，我想。

加希賽：為什麼呢？你從什麼地方得到那個想法的？

卡林娜：（狡辯地）我知道，我聽得這樣說。你的好朋友費奧杜爾告訴我。

加希賽：他真的告訴你些什麼？

卡林娜：他告訴過我一件事情，當你槍殺你自己的同志的時候，你是神色不變的。而且最糟的是，費

奧杜爾說你那麼幹似乎做了一件好事呢。總之我是不贊成那種辦法的。

加希賽：為什麼呢？請仔細地說。

卡林娜：一個人能做出這一種事情，無疑他一定是十分無情的，此外，也太像在演劇了。

加希賽：（變得嚴肅起來）可是你能够記得你所說的事情的詳盡細節嗎？

卡林娜：我祇模糊地記得（一些但是重要的是，那是事實。

加希賽：噢，不，那是不對的。在這件事情上，細節是最要緊的。讓我來把它們使得你記憶起來。

（嚴肅地，沈重地說着）當白衛軍被迫撤退的時候，他們殘殺着所有他們俘獲的紅軍，有一個委員給他們的刺刀刺破了肚子，他差不多能够再活幾個鐘點了。他的痛苦變得這樣難受，他懇求醫生要不是給他毒藥，便用一粒子彈來結果他。而醫生因為道德的理由，什麼都沒有答應。他是對的嗎？

卡林娜：我不知道。那是一個大可討論的問題呵。

加希賽：給我一個直接的回答。

卡林娜：好，就讓我們說醫生是不對的吧。

加希賽：而我呢，解除了一個同志的痛苦，我沒有錯兒吧？

卡林娜：或許是的。

加希賽：那末，那裏面還有什麼無情和戲劇的呢？

卡林娜：或者我錯了。但是告訴我，在同樣情形之下，你能够命令你自己去殺死，譬如說，你的同伴

費奧杜爾，或是你所愛的人嗎？

加希賽：假使是絕對需要的，我能够。

卡林娜：我是不能夠的。

加希賽：那於你的信用沒有關係。

卡林娜：我想那是沒有關係的。但是一個人，他能够幹這樣一件事，必須有着特別堅強的魄力的。

加希賽：（對尼吉丁說，他在此時進來）啊，費奧杜爾，你應該來聽一聽我被人所給了的那種性格描寫，當你出外的時候。

尼吉丁：我可以想像出來的。你應該聽得許多可愛的稱呼的了。她叫我：浪漫的，懶惰的，一無所成的，等等……

卡林娜：但是我是對的，我不對嗎？

尼吉丁：完全對的。

加希賽：是的，但是你沒有正確了解我。不是十分的。

卡林娜：好吧，我們將來看看吧，假使我們相處長久的話。

（賈多夫在這個時候進來，帶着一隻大手提箱，挾着一捲地圖）

賈多夫：哈囉！孩子們！

卡林娜：爸爸！你又回來了！（吻他）你怎麼敢的呢？誰准許你回來的呢？

尼吉爾：天呵，他從療養院里跑出來了。

賈多夫：比山上鹿的腳還要敏捷，比鷹眼底下的野兔還要迅速。

卡林娜：這是加希甯同志，他和費奧杜爾從小在一起的。他從前是一個掘壕溝的，現在他是一個化學工廠的廠長。

賈多夫：（跟加希甯握手）這些事情在我們的國家再也不算得奇怪的了。

（尼吉丁接下他的手提箱。卡林娜弄直他的領圈）

卡林娜：爲什麼你意外的來了呢，你這個淘氣的老頭兒？你忘記了你在生病嗎？（對加希甯）他不久以前中過風。他被送進一個療養院去醫治，而現在却跑開了。你應該爲你自己慚愧的——一個老布爾薩維克，一個老教授，沒有紀律的感覺。

尼吉丁：是的，你現在還不能回來的，阿拉舍·范雪利亞維齊。回來的太快了，太快了。

賈多夫：你們因此而大驚小怪嗎？

卡林娜：那是一件不體面的事情。

尼吉丁：假使你要在這個時候用功，那是不對的。你用不着這樣心急啊。你可以做些輕易的事情，休息一下陣子。

賈多夫：你們真是好一對兒！……什麼是休息，我倒願意知道知道？布爾喬亞的休息觀念就是懶惰，虛度光陰，種種花草，終日無所事事。那種休息是足以使人發生重病的。

加希甯：好，那末你的休息觀念是什麼？

賈多夫：和平地審議地做創造性的工作。

卡林娜：那是說，到一個療養院裏去，或是在家裏休息，而如平常一樣的繼續你的工作嗎？

賈多夫：不錯，我的孩子。

卡林娜：噢不是的。你不能那樣地離開了的。

賈多夫：我已經離開了。

卡林娜：你說什麼？難道兒啊，他早就打算要工作了。他的眼睛告訴給我的。真像一個淘氣的孩子

眼睛。

賈多夫：一點不錯。

卡林娜：（學舌地）一點不錯，一點不錯。現在來吧，告訴我，你打算幹什麼？

尼古丁：你無意之中傷害了誰，是嗎？

賈多夫：對於這類事情我是太年輕了。

加希賽：或者墜入戀愛嗎？

賈多夫：不幸，療養院裏的惟一沒有結婚的一位女士的年齡是不合適的。

尼古丁：太年輕嗎？

賈多夫：她的黨的立場必須回到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加希賽：（笑）啊，現在我明白你爲什麼比鹿還要跑得快了。

尼古丁：（笑）人們通常是不會從一個好時光里跑開的。

卡林娜：不要開玩笑了，告訴我們你爲什麼提前離開療養院呢？

賈多夫：因爲，照我的方法，我在那裏完全休養好了。中風——它的第一個預示——使我覺倒了，但是它沒有真正的嚇倒我。我面對着死亡毫不恐懼，可是後來我在療養院裏的時候，死的陰影

反在煩惱着我。我不惜任何代價，我必須再活兩年。

卡林娜：醫生們說你可以活二十年的，假使只要……

賈多夫：假使祇要我不做什麼工作，假使祇要我坐着，像一個夢遊病患者一樣看着空虛和月亮。十分感謝。我必須完成我做着的一個大發明——國家的重要事情。

加希賽：那是有趣的。

卡林娜：（諷刺地）他又發見了新世界了。

賈多夫：是的。我發見了。一個新世界，一塊有希望的土地，面積等於西歐羅巴洲。這塊新的地域將來會帶給我們千萬公頃最富饒的土地，和無盡的礦源。在最近的將來，用了現代的工程方法，這個地方會鋪滿綠的田野，市鎮和大工廠的啊。

加希賽：在將來，是嗎？

賈多夫：（確信地）是的，在最近的將來。

加希賽：現在那兒是怎麼樣的呢？

賈多夫：寒冷，冰凍，苔原。

大家：西伯利亞呵！

賈多夫：你們猜着它了。是的。西伯利亞的東北部和東部。

卡林娜：（失望地）但是你說的新世界在什麼地方呢？

尼吉丁：那是大家知道的，當然咯，西比利亞是有着許許多多鑽的財富的。

卡林娜：至於說將來的工業，那是沒有問題的。它早已存在着的了。

加希賽：至於說蘊滿了綠的田野，我一定得說我是懷疑的。

賈多夫：爲什麼？

加希賽：氣候和其他的自然條件是不適合的。

賈多夫：但是我要它們適合呵。

加希賽：（帶着一種疑惑的笑容）那是好的。但是怎麼可以辦到呢？

賈多夫：哈哈，那是巧妙的設計呵……我要改變氣候，而氣候便能够做其他的。

（一個短時間的停頓，他們互相看着）

卡林娜：爸爸，你覺得不舒服嗎？……（指着他的首額）

賈多夫：不，我的孩子，不要害怕……

加希賽：假使那不是一種祕密，我們可以向問你怎樣做的嗎？

賈多夫：當然，那不是祕密，那不是祕密。我已經把我設計的初步意見給科學技術會議去了。我從療養院裏送過去的。

卡林娜：你的這個設計到底是什麼呵，克列斯多福·哥倫布同志？

賈多夫：我計劃把西伯利亞的氣候改變成爲，譬如說吧，斯干的納維亞的氣候。

尼古丁：（戲謔地）一件小事情，我想。

賈多夫：我要……卡爾亞，請把地球儀帶給我。現在這兒——沿着日本海，我們有一股叫作界羅布華的暖流。當它離開日本以後，這暖流，你們看，便流到了海洋，而浪費掉了。我的意思是把那些暖氣約束住，然後經過了韃靼海峽把它們送到西伯利亞沿海去。

卡林娜：於是怎麼樣呢？

賈多夫：於是……這暖流對於氣候將會發生巨大的影響，而那苔原便可以變成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了。

卡林娜：真正像一個神話故事。

尼古丁：那末你怎樣設計把這暖流轉向呢？

賈多夫：那是一個長篇故事。你不能用三言二語來說明它的。誰要願意，他可以看到這個提綱，就可以弄明白的（給他們看一厚本的本草）。

加希賽：（自語着）那苔原便可以變成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了。

卡林娜：而且可以充滿了綠的田野。

尼吉丁：那對於他們是沒有任何害處的。

賈多夫：我可以在你們的臉上看到懷疑的微笑，但是卻一點不能使我困惑。假使這種微笑在我的有學問的同行朋友臉上出現，那就糟糕了。我在完成以前，還得大大地努力來證明，使人們信服，鬥爭一番的——那也許在我是太苦了。

加希寧：我對你的設計的規模是笑過的。那是極端有趣的，但是我想那是不容易實現的呵。一件複雜的工作，至少可以這樣說吧。

尼吉丁：同時也是一件花費很多的工作。

賈多夫：跟結果比較起來，費用是不足道的，至於困難，我想把俄羅斯變成一個工業國家是十倍困難的。

加希寧：你是對的，一定的。

卡林娜：那自然是一個偉大的計劃略，假使你想到將來它的意義的話，可是現在，克列斯脫福·哥倫布，你要是回到療養院裏去，那我更會高興些的。

賈多夫：不要傻了。我的計劃是完全可以實行出來的。使我煩惱的事情就是：死亡將來要在一個重要的契機來搗亂我，把我和我的計劃一塊兒毀滅。所以我必須要愛惜光陰。噢，費奧杜爾，假使我只要有你四分之一的健康！

尼吉丁：我呢——四分之一的你的學問！

卡杯娜：停止交易吧。親愛的爸爸，此刻你不能使你不受這種種激動和緊張嗎？你知道你還在給什麼威脅着呢，你不知道嗎？

賈多夫：我知道的，……我現在正在盼望著沙維奇教授，科學技術會議的前副主席，現在的主席的一個答覆。雖然他不是一個布爾薩維克，他却是一個時代的人物呢。我長久以前就知道他的。他是我的一個老朋友。

卡林娜：我希望在你的計劃執行以前我有時間來給你製一點茶。（出去）

尼吉丁：最初大概總有不少官樣文章要做的。

賈多夫：我信任沙維奇。我還有一點關於我的計劃的工作要做。但是那不會使我麻煩的。相反，創造性的工作有着一種養身補益的作用的哩，那會使你覺得更年輕起來的。我不相信醫生，也不……他們是屬於陳舊的學派的。在他們，那全是一套老花樣，我覺得我像是一個青年康閣主義者。

加希賽：你的氣色並沒有這樣保證吧。

賈多夫：那沒有什麼。氣色有什麼關係呢？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感覺。我是快樂的。我活著看見過革命了，我還要把我這樣辛苦地得到的學問獻給它呢。

卡林娜：一封給你的信，克列斯脫福·哥倫布。

賈多夫：（急慌搶過去）那是從沙維奇那兒來的……

卡林娜：鎮靜，請你，鎮靜。

賈多夫：（約制着他的激動）我是十分平靜的……（好像懷着目的似地，甚久地玩弄着信封，然後慢慢地撕開它）我是十分平靜的。

卡林娜：（不耐地）啊，快點，拆吧！

尼吉丁：也許用不到什麼官樣文事，畢竟計劃立刻被接收了吧？

（賈多夫自己讀着，旁人提心吊胆地等着他）

卡林娜：大聲地讀吧。

賈多夫：（大聲地讀地）「在理論上，你的提議是極有趣的。但是可惜，無則如何，阿拉舍·范·雪利亞維奇，你不能在才開始治療的時候進行工作，那會擾亂了你的十分需要的休息的。我們熱望着你在不久的將來完全地恢復健康。你的忠實的 S. M. 沙維奇。」

賈多夫：（把信團縷在他的手裏）原來如此呵……（諷刺地）在理論上那是一個有趣的思想，但在實踐上——不過一種想像的騰空而已。我能够看到沙維奇和他的同仁們的臉上的微笑……好像在說：「那老頭兒是在胡說白道。」（他的視線落在信上，重又讀着）「但是可惜，無論如何，你……不能在你才開始治療的時候進行工作……那會擾亂了你的十分需要的休息的。」（一種有所含意的冷笑）不，我的親愛的同仁們；不，不，有學問的因循的先生們！我將要

不顧你們的休息和我自己的休息。我將要控訴給一個更厲的權力機關——給黨。關於這件事情我們還要有一次戰鬥。是的，我們要戰鬥出一個結果來的！

卡林娜：爸爸，親愛的，不要興奮呵，不要……。

賈多夫：我要準備一個詳細的報告，包括圖畫，和數字和工作費用的預算。

加希賽：鎮靜——鎮靜。

尼吉丁：爲什麼大驚小怪呢？結果你會勝利的呵。

賈多夫：我決定挑戰了！

卡林娜：（憂鬱地）現在他發瘋了！

尼吉丁：（滑稽地）現在他發瘋了！

（幕）

第二幕

景：空前。尼古丁坐着，用他的手掠弄着他的頭髮，時而讀時而喃喃作聲。賈多夫，在左邊的他的臥室裏面，正在研究他的計劃。他的桌子上堆滿了書籍，一個地球儀和許多地圖。

賈多夫：（倚靠在他的椅子上）嘔！我這樣做着試驗。但是，我還沒有完成這件工作。現在剩下來的事兒就是來結束這個報告了。然後，……（默思片刻）然後我們瞧吧。（重又致力於他的計劃）

尼古丁：啊！我怎樣的苦悶呵。我的腦袋裏什麼都裝不進去。我以後還幹些什麼呢？（想了一下，於是搖動着他自己，好像這樣可以擺脫煩惱的束縛似的。他喝了一杯伏特加，再次地翻開他的書，而開始喃喃起來）

卡林娜：（出現在門口）你還是像一頭猴子一般在叫着，是嗎？這樣子算什麼呢？看看你自個兒吧。這是瘋了。（很快地俯向桌上，把書闔上了）在以前我簡直沒有法子要你打開一本書，而現在我却不能叫你離開它們了。

尼古丁：闔着什麼了？你在那一行上闔上了？

卡林娜：你答應了我今天晚上休息，到劇場或者電影院裏去的。喂，你很快就要完結的，假使你這麼

樣的下去。自從你開始以來，還不到四個月，你就累得一塌糊塗了。你的規則呢！告訴我。

尼吉丁：規則就在這裏。每小時一杯。

卡林娜：這是什麼？

尼吉丁：伏特加。

卡林娜：它能幫助你嗎？

尼吉丁：難說的。假使你只喝一點兒——它是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影響的。假使你喝了許多——那它就會有太大的影響了。我不能夠弄得正確，因為缺少一種比例的觀念。

卡林娜：你想把這個方法應用在你的研究工作上面嗎？

尼吉丁：是的，正在做一種試驗呢——一種科學的實驗。

卡林娜：（把酒瓶拿開）假使我再看見你做這種試驗，我真的要光火了。真是討厭。

尼吉丁：（把他的手放在她的手上）請不要對我大發火吧，卡爾耶。我以後不喝了。真的告訴你，要不是爲了你，我要把愁悶趕走的話，我一定會喝醉的。這是十分自然的，真的——但是你却不會相信。……

卡林娜：發生了什麼？

尼吉丁：今天本地黨部選舉，而竟沒有一個人還記得我的名氏的了。真好像我已經不再活着的一樣。

我有如一個百分之百的局外人。我羞得準備要鑽進地板裏面去。

卡林娜：啊，現在，看得見了，費些耶，大部份是你自己過失，不過這畢竟算不了怎樣了不得的。主要的事情要保持你的良心成爲一個真正的黨員，用艱苦的工作來改善你自己，盡心盡力的學習。你將來就可以把你的身份表現出來的。

尼吉丁：學習！說說是十分容易的，我愈讀書，我愈知道那一切是何等有趣，何等重要，可是我懂得的卻何等的少，我是怎樣的落後。（指着書堆）這是我們的遺產，全世界最偉大人物的心血，而我也只要來把握這些呵。但是光陰浪費了……啊，多少的歲月呵！（發了一聲深嘆）

卡林娜：那還是足夠的，現在還可以讀呵。加希賽今天沒有來過嗎？

尼吉丁：沒有。

卡林娜：他最近不常來跟你一起讀書了。

尼吉丁：他沒有時間。

卡林娜：或者他還不致討厭我在這裏，和我所批評的事吧？他是想得很周到的，我知道。

尼吉丁：沒有這種事兒。相反的呢，他却非常喜歡你的。

卡林娜：噢，是的，我相信如此的。他是在外交化了。

尼吉丁：你完全猜錯了。（偷偷地注意她的表情）

卡林娜：好吧！不要管他的什麼吧。放下你的事情，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替他戴上帽子）
去吧……（推他出門）一點鐘之內不准回來。否則我是不讓你進門的。

尼吉丁：你是對的，我的司令官，你是對的，卡爾耶。（此時賈多夫跳了起來，搖晃地走近門，鎖上了它。卡林娜在尼吉丁走後閉上了門，接着走近隔壁，敲賈多夫的門）

賈多夫：誰呵？

卡林娜：好像你是不知道似的。開門！開呵，我說！

賈多夫：（埋怨而又帶呻吟）我是在牀上呵，親愛的卡爾耶。爬起來太麻煩了，我害怕呢。

卡林娜：開門呵，我來告訴你。

賈多夫：呵，你是怎樣的一個小討厭鬼！我才脫了衣服呢。

卡林娜：真不愧爲一個模範兒童了。十點鐘就在牀上了。我說，我有事兒要告訴你。

賈多夫：明兒早上告訴我吧。

卡林娜：開門，否則我要一直敲到早晨的。（重重地敲着）

賈多夫：不要多敲了，一下子我就來開了。（打開門）

卡林娜：現在你穿得整整齊齊地睡的嗎，是嗎？

賈多夫：我剛好預備睡下去。

卡林娜：我明白了，剛好預備。

賈多夫：現在祇有一點兒等着我來完成。讓我來結束它吧，卡爾耶。當你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我常

常將就你的呢。

卡林娜：那是你的錯誤。我現在却不能將就你。你看起來臉色蒼白得很。

賈多夫：是太陽晒的。

卡林娜：太陽晒的。

賈多夫：是的，我今天接受了你的勸告，在陽光里而把自己晒了兩個鐘點。

卡林娜：把自己晒了？在太陽底下。在三月里嗎？

賈多夫：我並沒有說得這樣確實，我的意思——我把自已暖和了一下。

卡林娜：可是這里今兒整天沒有什麼陽光呵。

賈多夫：這里沒有嗎？真的嗎？

卡林娜：你立刻到床上去！

賈多夫：我現在還不想去。

卡林娜：叫我對你怎麼辦呢？

賈多夫：你自然不能對我怎麼樣的，那是非常明白的。

卡林娜：那末我就立在這里，在你耳邊大聲喊叫。

賈多夫：我妥協了。……不過，我懇求你，卡爾耶，讓我來完成了這一點兒吧。

卡林娜：我不答應。（把她的父親推到牀上，脫下了他的鞋子）

賈多夫：（無助地）現在誰願意做一個長大了的女孩子的爸爸呢？上天幫助我吧！看呵，說不定這樣

的強暴我會得到……不，不，不是中風，而是重傷風的，說吧？

卡林娜：好，爲了防止你得到重傷風，我命令你……（門上的鈴響了）

賈多夫：門鈴……那是叫我們的。

卡林娜：我猜那是費奧杜爾。他早已有了滿口的新鮮空氣了。（走到另外一間屋子里去）我要來教訓

他一頓。

（賈多夫乘她不在的當兒，搖擺地走到桌子旁，他的脚上祇穿着襪子，繼續做他的工作了）

卡林娜：（並未打開門）滾開，你這可厭的傢伙！滾開吧。我不讓你進來。

加希賽：（在門外）爲什麼不呢？

卡林娜：（退回）啊！（打開門，讓加希賽進來了）請原諒我。我不知道那就是你，我以爲是費奧杜

爾呢。

加希賽：他做錯了什麼才會受到這樣的招待呢？

卡林娜：他是十分固執的。我好不容易才轟他出去吸一點兒新鮮空氣。他有着可怕的頭痛症，實際上，

他是十分衰弱的了。

加希賽：那末規則怎樣了？

卡林娜：他今天開始了一件新的東西了。伏特加。

加希賽：你在開玩笑嗎？

卡林娜：我可以給你看物證。（指酒瓶着）

加希賽：現在，你該怎麼的討厭它了！

卡林娜：當我在這里的時候，他的行為是正常的，但是你知道我是整天在外面的。除了我的日常工作之外，我有着好多的社會工作，而在家裏呢，我又得照呼兩個孩子。

加希賽：什麼孩子？

卡林娜：我的丈夫和我的爸爸。

加希賽：好大的孩子。

卡林娜：他們須得吃飯穿衣服，好好的帶領着的呢。

加希賽：他們麻煩着你，我知道。

卡林娜：相反的呢，他們却訴說我麻煩了他們。

加希賽：你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一種工作呢？他們不能照顧自己嗎？

卡林娜：他們這樣下去，一星期里就要毀了。我告訴你的，照顧這兩個成人孩子，這實在不是開玩笑的說話。我要求你，拜威爾同志，假使你能够時常來看我們，那請你幫助我來管管費奧杜爾。

加希賽：高興的。只要在這幾天我在這幢屋子裏面得到一間房間的話，那以後一切就方便了。關於這，我已經在設法了，而且我的請求已被接受啦。

卡林娜：那末以後可以好一些了。

加希賽：你不害怕和我在同一屋頂底下住着嗎？

卡林娜：我是有着很好的保護的。

加希賽：那末你對我沒有改變過你的意見嗎？

卡林娜：還沒有吧。但是，把我的批評作爲一個警告來看，你當然最好把你自己變成像一頭綿羊那般的溫和的東西。

加希賽：（溫和地）不……我想，或許我還是保持我現在的樣子的好。

卡林娜：好，我們將來看看吧。以後你住在這里，經常來看我們，我們會把你改造的。

加希賽：不要太捉弄我了。

卡林娜：我能够想像得出來……你的良心里面，你必定有許多祕密的罪惡的。你必定使許多婦女喪過心。當然咯，你對於結婚有着科學的異議，而且信奉着嚴格的馬克斯主義，你是一個完人。……

加希賽：唐瓊！

卡林娜：不，我是指甲克。

加希賽：（笑了）啊，我聽得了！

卡林娜：我是嚴肅的。你的私事使我很感興趣的呵。

加希賽：我奇怪，那是爲了什麼呢？

卡林娜：生活的內部足以顯示一個人的性格的本質，譬如說，表現出了他的天性，他的真面目。你不
要否認，我猜想得出的，在你的生活中，你曾經鬧過不少的戀愛事件的？

加希賽：不，我並不否認它。

卡林娜：然而如今你却還是單身的。當然，我不是依據了小布爾喬亞的婚姻觀念來說的。

加希賽：我完全了解你。

卡林娜：你必須承認這種情形是有些奇怪的。

加希賽：（笑了）不。我對它並不覺得奇怪。這是簡單的，我至今沒有遇到過適合我的人。

卡林娜：你是怎樣一個吹毛求疵的人呵！這是教育受得太多的結果嗎？

加希賽：不。我才害怕我只有初等教育的程度哩。

卡林娜：你的選擇標準是怎樣性質的呢？學問淵博？社會工作經驗豐富？

加希賽：假使她有這種優點，那是沒有什麼害處的，不過這些不是絕對的。

卡林娜：性情，或者，要像一個瑪沙琳樣的嗎？

加希賽：噢，不是的，那可算是一種苛求了。

卡林娜：你要求溫柔，譬如說一個瑪麗樣的溫柔？

加希賽：不是的。

卡林娜：（笑了）或許是那有翅膀的伊洛絲所告訴你的那套理論嗎？

加希賽：我並不這樣想。

卡林娜：那末你還能夠要求些什麼呢？什麼才適合你呢？

加希賽：我願意遇到一個不過普通的平常的婦女，這個人，這個人……

卡林娜：喂……說啊！

加希賽：這個人像你一樣。

卡林娜：（迷惑起來了）你在開玩笑嗎？不然，這難道是你的一種反攻方法嗎？

加希賽：我是完全正正經經的。

卡林娜：好吧，我祝你在你的選擇上有着好運氣。像那麽樣的一個女人會對你的一切罪過加以責罰的。

（尼古丁在這個時候進來，用着一種忌妬的眼光看着他們）

卡林娜：你散步過了嗎？

尼古丁：哈囉，拜夫路許加。（同他握手）

卡林娜：費特耶·拜威爾同志不久就要住進我們這幢房子里來了。

尼古丁：這是我自己向他提議的。他就要住進來了，以後可以常常來看我們，給我更多的幫助。我不

願意麻煩那老人家，妨害了他的工作。

卡林娜：噢，是的，我完全忘記了老人家了。他或許乘我不在，又在消耗他的可愛的生命了。（跑向賈多夫）
賈多夫：你在地球儀上做些什麼呵？你要隨着北極的苔原一起完結嗎？

賈多夫：我當然願意的。它們是對誰都沒有用處的，除了馴鹿以外，它們難道不是這樣的嗎？

卡林娜：立刻睡覺去吧。

賈多夫：我正要去睡了。我做完了我的工作了。

卡林娜：你看來憔悴得很，爸爸。我不喜歡你晒得這樣又青又黃的。

賈多夫：你胡亂猜罷了，全然沒有的事，我感覺得很好。我現在想要一點熱的東西，譬如說茶吧。

卡林娜：我立刻就去燒水，親愛的，這個時候你躺下去吧。（出去）

賈多夫：（疲倦地）是的，我必須躺下去了，（倒在牀上）我是這樣的疲乏。我不知道我有沒有力量

奮鬥到底？

加希奪：（對尼古丁）這是絕對的愚蠢。你想想你以前可以跑着上山而不喘氣的。現在呢，你正在抱

着你的頭。什麼東西使得你這樣的呢？

尼古丁：恥辱呵！……它正在絞殺我呢。它使我變成一個癩病的人，一件我的同志們所避着的不潔的

東西，你以為我沒有注意到他們怎樣狡猾地對我，他們怎樣巧妙地封鎖我嗎？當然，我做了
一個大錯誤，而他們却對我做下一個榜樣。那是完全對的。我理該受到處罰，但是幹麼這樣
呢？畢竟，我之對於黨，我還是同樣的尼古丁，像一九一九年一樣。這麼對付我那是一種

不正當的方法呵。

加希寧：是的，是這樣的。但是你可想到你是在誇大其辭嗎？你的這種不正確的幻想不是太過份了

嗎？

尼吉丁：不，正像我所說的一樣。

加希寧：所有你的同志們是不是對你都用了這種方法呢？

尼吉丁：不，我不能夠說他們全都是這樣的。

加希寧：在你的地位，我必定會這樣想的；愚蠢的人永遠是愚蠢的，而聰明的人却常常能夠分別出一個錯誤與一個意識的犯罪之間的區別來的。

尼吉丁：那是對的，當然咯——但是……

加希寧：你必須反省一下了，努力把你自己組織起來。你需要鎮靜。不要失掉了你的自尊心。你是犯了錯誤的，不過，可不要用了行動來擴大你的錯誤呵。

尼吉丁：你是對的。

加希寧：讓我們回到你的學習上去吧？你所謂的恥辱就是不能專心致志地學習嗎？

尼吉丁：是的，不過不僅如此；事情進行的速度。什麼時候我才能趕得上呢？我不是一個二十歲的孩子了。每當我向前行走一步的時候，生命在我前面跳了一英里了。我需要的是理論的基礎，

教育，使我能夠從那討厭的通行證桌子上離開，而做些有意義的工作。

加希賽：要做到那樣是並不困難的，祇要你有一點兒耐心，有計畫地工作，不要像一個瘋人一樣地亂撞。否則我警告你，你將要毀了。你不能够再繼續你的工作，你將要喪失你的健康。你去過健身房了嗎？

尼吉丁：啊，我要它幹麼呢？我想你和我早就做夠了，當我們以前在我們的背上背負起大小包裹的時候。

加希賽：你喝酒嗎？

尼吉丁：很少喝。一年至多不過兩三次。

加希賽：可是你却像醉了的，是嗎？

尼吉丁：我醉得很呢。

加希賽：好一個偉大的規則。那末卡林娜沒有說過什麼嗎？

尼吉丁：噢，假使她知道，她會說的。但是我祇在她不在的時候喝一點。你的意思說你不喝酒的嗎？

加希賽：爲什麼，它是缺少不得的嗎？

尼吉丁：不，但是你怎麼戒掉它的呢？誰教你的？

加希賽：勞合特喬治。所有這些人大約都有七十歲了，看他們是多麼的活潑呵。他們想，他們才達到
了創造事業的理想年齡呢。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是過規律生活的，經常的練習健身，而且還

有着一種文明的生活。

尼吉丁：那是完全真的。（門上有人在敲打）進來！（沙維奇入）沙維奇教授。（握手並介紹給加希
賽）這是我們的一位朋友，加希賽同志。

沙維奇：遇到你甚感高興。（對尼吉丁）我希望看到卡林娜·阿拉舍娃夫娜，尼吉丁同志。我來有一
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要給你們兩位作一次談話。

尼吉丁：（向沙維奇移動一隻椅子）請坐。我立刻就去叫我的妻子來。（開門）卡爾耶，到這裏來
呵。

卡林娜：有什麼事兒了嗎？

尼吉丁：沙維奇教授在這裏。

卡林娜：晚安，舍其·米克哈路維奇。（同他握手）

沙維奇：我來談談關於阿拉舍·范雪利耶維奇的。

卡林娜：那是說，關於他的新的思想嗎？

沙維奇：就是這兩件事情。

卡林娜：很好。加希賽同志是我們的一個好朋友，你在他面前談話不必拘束。

沙維奇：很好。

卡林娜：請你原諒我的發問，爲什麼現在你才想到提起這個問題呢？畢竟，自從我的父親第一次提出
它以來，已經過了許多時候了。

尼吉丁：阿拉舍·范雪利耶維奇早已在準備着他的報告了。

沙維奇：我曾經離開過莫斯科。我因公出去——所謂在世界的另一端呵。當我回來的時候，我驚奇地發覺阿拉舍·范雪利耶維奇不但沒有忘記他的念頭，而且相反，還在設法使它實現呢。

卡林娜：是的，是那麽樣的。他堅決地相信它是可能實現的。

沙維奇：那就麻煩了。阿拉舍·范雪利耶維奇的病非常使我擔心。在他現在的狀態中，使用他的神經和腦經是足以致死的。簡單地說，這是一個挽救一個我們十分尊敬的人的生命問題呵。

卡林娜：是嗎？

沙維奇：假使這計劃是正確的，那末這種冒險和奮鬥還有點意思，不過，不幸的，他的思想是完全不可能實踐的。

加希賽：你完全這樣相信嗎？

沙維奇：堅決地相信。它是一種奇怪的幻想，一篇小說的可喜的主題。在久遠的將來，我們可以假定那一切幻想，諸如地球與火星之間的直接接觸啦，到月亮裏去旅行啦，等等證明出來是可能的，然而在現在，它們是問題以外的東西。

加希賽：麻煩就在賈多夫同志現在堅決地相信他的思想是可能實現的。

卡林娜：就我所知道，一直到如今，沒有一個人以為我的爸爸是一個不着實際的夢想家。

沙維奇：不，你們看呵，創造發明的事業變得如此的刺激，不僅年青人，就是老年人都十分的熱中起

來了。

尼吉丁：你說些什麼呵？

沙維奇：我說我們大家一致地來喚醒他老人家，拯救他的生命，使他得到和平和寧靜，無疑這是他需要的。我能够預先知道將會發生些什麼，假使他在鬥爭中堅持的話。而且我必須說的，使我非常驚奇的，我發現你，他的獨生女兒竟然沒有覺察到這件事情。

卡林娜：不過我能做些什麼呢，當他這樣堅決地相信着，而且堅持着的時候？

沙維奇：是的，我也知道阿拉舍·范雪利耶維奇有些固執的。不幸的，每一種力量都可以把它推到相反的方向的，假使它是不適當的話。

卡林娜：我能够盡力的就是當心他，別使他太疲乏了。

沙維奇：不過那是不夠的，那不過是一種緩和劑。讓我們大家來努力使他安靜下去吧。

卡林娜：你怎麼想，費特耶？

尼吉丁：問題是：值得不值得阿拉舍·范雪利耶維奇犧牲他自己？不過我能說些什麼呢，我不是一位教授呵。

卡林娜：你的意見是怎麼樣的，拜威爾同志？

加希穉：我想向教授幾請教個問題，可以嗎？

沙維奇：請說吧。

沙維奇：你不同意每一個寶貴的創始時的計劃常常會在最初遇到懷疑的嗎？

沙維奇：說我自己吧，我就曾經保護過不少寶貴的計劃的，我自己的和旁的人的，在我的時代。然而

阿拉舍·范吉利耶維奇的計劃祇是神經興奮和他的病中的一種結果罷了。

加希壽：這樣你就相信他的思想是不能實踐的了嗎？

沙維奇：我會經這樣說過不至一次的了。

加希壽：那末讓我們回到我們可以回憶得起的事情上來吧，你還記得內戰時代嗎？那時候蘇維埃俄羅

斯祇有九個餓的省份，四面被敵人包圍，既沒有麵包，也沒有布塊來包一包靴子里的腳。

教授：當時你想過沒有，那麼樣的九個省份可以變成六分之一的地球的嗎？

沙維奇：坦白地說，我沒有，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歌劇呵，可不是嗎？

加希壽：好，那末讓我們來看對於我們較為接近些的一個歌劇吧。你現在記得嗎，在一九二〇年，國

家電氣化的第一計劃在第八次蘇維埃會議上的討論嗎？

沙維奇：是的，我記得很清楚。

加希壽：我自己曾經聽見過關於那件事的許多笑話，諸如：「假使我們有了足够的樸列墨斯鎔爐來工

作，我們就可以滿足了，感謝上帝呵。」還有——「共產主義是蘇維埃政府加上樸列墨斯鎔

爐。」當時你曾經想過那個計劃將來可以實現的嗎？

沙維奇：沒有，我沒有那麼想過。

加希賽：五年前，你相信我們將會有着現在我們所有的東西嗎？

沙維奇：不祇我一個人那麼懷疑呵；有些布爾薩維克同樣懷疑着的。

加希賽：簡單地說吧，無論什麼時候，當你面對着一個新的、寶貴的計劃的時候，你老是被懷疑所包圍的。說不定，在這件事上，你的懷疑又來了嗎？

沙維奇：不。在這事件上並不是這樣的。你剛才所說的那些計劃是由許多偉大的人們集體研究而工作出來的。它們是集體的創造思想的產物，而不是一個人的。

加希賽：那末你沒有想過嗎，那些偉大的人們的集體思想是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而大眾的創造力量，和他們的能力才把它實現了出來？否則，計劃怎麼能夠在一個技術落後的國家實現呢？

沙維奇：我十分同意。

加希賽：因此，我們可以結論，個人的思想，就如賈多夫同志的，同樣是我們時代的產物。

沙維奇：（有一點紛擾了）然而這還不能就此說每一種思想，每一種計劃都是可以實現的呵。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清楚，一切發明和計劃從來不會被擱起來的。

加希賽：那是真的，但是我仍然知道清楚，一切發明和計劃從來都是從擱置中解放出來的。主要的事情是不要下結論得太早太快。我現在正在考慮的，當然略，是賈多夫同志的計劃。

沙維奇：（聳肩）我完全明白你了。你是在說，我沒有真正感到我們國家的生命的脈搏，和我的懷疑是一種下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保守的產物罷了。（勉強地笑着）好吧，或者你是對的……雖然

你還沒有最後說服了我。但是，爲了阿拉舍·范雲利耶維奇的緣故，我願意再考慮一下他的計劃。不過我需要另外的材料。我怎麼樣可以到呢？

尼吉丁：這幾天阿拉舍·范雲利耶維奇正在專心做一個報告呢。

沙維奇：真的嗎？……噢，那末……一切都很好。（從他的坐位上起來）我此刻不去騷擾他了。把他最親切的關心帶給他吧，——他千萬不要以爲我的批評裏面有一點點的惡意的。再會了。你們把材料送給我，怎麼樣？

（作別，下）

尼吉丁：那時候你逼得他好氣。我真是忌妬你。爲什麼我不能這樣子呢？

卡林娜：又要哀叫起來了嗎？……但是，老天呵。我完全忘記了——我的克列斯脫福·哥倫布正等候他的茶呢。

（衝出屋子去）

尼吉丁：（急忙地抓住了書本）是的……我要好好的學習，否則就完啦。

加希賽：我不贊成你這樣忽冷忽熱的方法。你常常是做得極端的。暫時停一下吧，把你自己娛樂一下。然後再安靜下來。

尼吉丁：一個人獨個兒玩是無聊的。

加希賽：到健身房裏去。

尼吉丁：那更沒有意思了。

賈多夫：（突然出現在場上）討論的是什麼，青年們？

加希賽：關於體育問題的。

賈多夫：（疲乏地）好呵。當我的提議被接收的時候，我立刻要像杜美格總統一樣去做健身運動，就要像他一樣在遊廊裏跑來跑去了。自然，我們有很多地方可以跑來跑去的。以西伯利亞為例子吧。當然，現在大部份地方是不大太平的，能呵，和旁的東西呵，但是，我能够在將來統統把它們搬開的。

卡林娜：（進來）你原來在這裏呵，你這個不知休息的夢想家。

賈多夫：我沒有法子睡覺，也不能夠靜靜地躺着，親愛的卡爾耶。

卡林娜：喝點茶去睡吧，（按他在一只椅子裏，使他坐下，在他面前放下一杯茶，賈多夫喝茶）費特耶，這裏是你的茶。

賈多夫：我們親愛的同志們，你們沒有重視這個事實，你們還年青，當你們幸福的時候，你們是不知道的。費特耶，把你的年齡給我，我要把這個世界翻過來。

尼吉丁：我不願把它們給你的。我自己要來把這個世界翻過來呢。

賈多夫：我不知道，或者因為我滿足我的工作，或者因為我相信了我的報告的成功，但是在一切的事情上，我覺得我是在一種不平常的歡樂的狀態中的。我的這種創造的推動力是保持健康的最

好的保證，說不定我會活着看到我的計劃的實現的。這是不會有的事，像我這樣堅強的生的意志對於我的事業上會沒有一點好處的。他們說，人不會因為快樂而死的。假使憂愁咬進了心，智慧的歡樂爲什麼不能去復活了的四肢呢？我們還要到西伯里亞去呢，你和我，拜威爾同志，我們要戰鬥，我們要戰鬥。我們要——

（他的左手發抖起來了，茶杯落在茶盤上）

卡林娜：什麼樣的盒子呵？你的手怎樣了？

賈多夫：（喃喃地）我不不知道……（他的左腳開始蜷曲。人們驚訝地衝到他的旁邊。他的左手放下來了，茶杯在地上打得粉碎，他的腿向裏扭轉着，無助地倒在別人的手臂裏面）

卡林娜：（尖聲喊叫）爸爸！

尼古丁：中風啦！

加希寧：靜着。我們來抬他到床上去。（加希寧按着老頭兒的脈搏）

卡林娜：怎麼樣？他還活着嗎？死了嗎？

（賈多夫喃喃地說了些什麼）

加希寧：（俯向他）什麼？

賈多夫：（使勁地）我的報——告。我的報告怎樣了？啊？（他的眼睛閉上了）

加希寧：請醫生去吧。

（幕）

第三幕

景：空前。穿着整齊的賈多夫坐在一隻安樂椅上。

賈多夫：（看着地圖）把暖流遠遠地流向北方。那末冷空氣會給水蒸汽所滲透而溫度就可以上升了，地上就會變得和暖了，新的景像將為農業開展開來。（一個停頓）爲什麼瘋癲這個魔鬼不能等到我的報告完成以後再來呢？黨在我工作的中途發見了我，新聞紙幫着我說話。快要近岸而又沉溺——那是怎樣的惱人呵！啊，怎樣的惱人呵！撐的使人懊喪呵！（在不能自主的忿憤之中，把他椅子的輪子轉動着，使它在室內旋轉着）

（醫生，尼吉丁和卡林娜坐在另一間屋子裏。尼吉丁顯得憔悴，紛擾而又粗暴）

卡林娜：這樣，簡單地說，你以爲他是處於一種不健康的狀態嗎？

醫生：那是這個樣子的，你看：在絕端安靜的環境底下，阿拉舍·范雪利亞維奇可能活幾年的，或者更多一些，但是麻煩的是他給他那報告的念頭苦惱着，而這個報告呢，却一時不能完成的。

卡林娜：是啊，他是不幸的。

醫生：結果呢，對他講什麼平靜，安寧都是沒有用的。

卡林娜：假使我們給他機會去做他的報告，這樣是否可以一勞永逸地解除了他內在的苦痛？

醫生：不能的。報告和辯論至少得三個點鐘；可是我十分懷疑他是否能夠支持半個鐘點。那麼做法會致他死命的。努力去影響他，把他的思想從那上面移開吧，假使你們能夠的話。

卡林娜：那是沒有用的。（指着尼吉丁）說吧，那末關於我的丈夫怎樣呢？

醫生：他必須停止一切學習工作一年，至少的；否則，他的腦經會受不下，以至於毀滅的。（向他們告別）好，再見。（走出去）

卡林娜：你聽見了嗎？

尼吉丁：見鬼！要我停止學習一整年！

卡林娜：（發怒地）那是你自己的錯誤，我們早就三番四復的警告過你了。

尼吉丁：浪費一整年！忘記我所學到的什麼！

卡林娜：可是，要是沒有別的法子呢？你明白嗎？不然的話，你準會失掉更多的，甚或全部。你必須聽聽拜威爾呵。

尼吉丁：（粗暴地）拜威爾……拜威爾！對於你一切都是拜威爾了！爲什麼你老拿他作爲一個榜樣來給我看呢？他不能給我定下法律的呵。

卡林娜：那末，關於醫生怎麼的呢？

尼吉丁：我可以做我自己的醫生，我知道什麼對我是有好處的。那完全是因爲我還沒有習慣那些事情

的緣故。當我最初背書包裹的時候，我的所有的骨頭都痛了。我眼睛前面的什麼東西都變成漆黑一團。但是不久之後，習慣了，我就能够在我的背上背着包裹若無其事地在路上奔跑了。

卡林娜：（不耐地嘆氣）不過這是兩樣的：那是關於你的腦經的一個問題。

尼古丁：好，那末重新改造一下吧。

卡林娜：怎麼樣？

尼古丁：用藥品呵。

卡林娜：什麼種類的藥品呢？

尼古丁：我自己的一種藥。我立刻到藥房裏去找它吧。

（帶上他的便帽，很快地出去了）

卡林娜：那才可疑呢。他從來沒有用過藥的，而現在他却照着他自己的需要到藥房裏去了。十分奇怪（默想了一下。門上有人在敲。吃了一驚）進來！（快樂地）噢，是你，拜威爾……你現在來得多麼好呵。我真覺得爽氣極了；醫生剛纔還在這裏呢。

加希寧：他說了些什麼？

卡林娜：關於我的父親和費奧杜爾都沒有使人愉快的事情。

加希寧：是的，不用醫生我們也知道的。

卡林娜：我們怎麼辦呢？

加希寧：我們來想想辦法吧。

卡林娜：你爲什麼這樣不常來看我們呢？

加希寧：我沒有時間。

卡林娜：那不是實在的，你覺得沒有意思，如此而已。父親的病，費奧杜爾不斷的使氣，而我……好……我對你怎麼樣？真是一種妨害，她浪費了你的光陰，破壞了你的工作制度。

加希寧：我的制度有着充分的彈性，有時間允許我們相會的，有時間給我來造訪你們的家庭的。那不
是爲了這個的緣故。坦白地告訴你，那是費奧杜爾，他擾亂着我。最近他對我完全改變了，
甚至在他的學習上拒絕了我的幫助。

卡林娜：他每天使着氣，胡說白道，不要注意這些吧。我們可以同情他，並且幫助他，但是我們不能
勉強要他把壞脾氣改過來的。

加希寧：那是對的。不過一個人不能幫助他，對他是會覺得抱歉的。

（門上有人敲打，沙維奇進來）

沙維奇：晚安。

卡林娜：晚安。

沙維奇：病人怎麼樣了？

卡林娜：不好。確是十分不好。在人面前，他有說有笑，可是在暗頭裏，他是十分難受的。他很懊喪。報告沒有完成，竟然中了風。

沙維奇：是的，那是明白的。

卡林娜：可是我們怎麼辦呢？我們怎樣來幫助他呢？當醫生是無望的時候？

沙維奇：這就是我爲什麼要來看你們的緣故。

卡林娜：假使加希寧參加我們的討論，你不覺得什麼嗎？

沙維奇：沒有什麼的。我祇有歡迎就是了。我還記得我們上次的談話。對於一個老教授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談話。

加希寧：你是在諷刺嗎？

沙維奇：噢，不是的，你怎麼可以這樣想的呢？我以為那在一個老年人與青年人的接觸上是極端良好的。

加希寧：會不會從這次談話上得出結論，加希寧同志關於計劃的意見是正確的？

沙維奇：現在我們就要來討論這個了。我的建議是這樣的；在研究了你們送給我的補充材料以後，我決定自己來做報告，主持討論，然後把我們的批准送給阿拉舍·范雪利亞維奇。

加希寧：你們的批准？那末使得西伯利亞的氣候溫暖起來的那種觀念，莫非就是這麼樣的一種不合理的東西嗎？

沙維奇：我恐怕我還是保持着以前的見解。

卡林娜：那末爲什麼呢？

沙維奇：在以往那一個時期裏，我曾經屢次考慮這個思想，並且十分小心地注意它。我不能因爲我而使得大家錯誤起來的呵。這個控制暖流的思想是絕端動人的。而科學和技術會議的意見一向被看作最高權威的，假使我們違背了良心，隨隨便便就加以批准，那末熱心家就要四面八方跳出來，早上預算，結果就得試驗，可是這種試驗終不免要在一種恥辱之中結束，這樣，我們便要大坍其台了。

加希寧：那末你的企圖不過是一種假冒，一種虛構。

沙維奇：是，一種虛構，一種謊語，假使你願意這樣說，不過却是一種坦白的謊語，爲了要拯救一個人而說的。

卡林娜：我十分贊成你。

加希寧：我恐怕我對於這種事情是十分幼稚的，然而我仍然以爲賈多夫同志不能自己讀報告，那是一種極大的不幸。假使作者能够親自爲他的設計辯護，解釋新的概念，說服人們，那末印象是完全不同的。

沙維奇：那種種是很好的，不過却還難於說服我。我獲有充份的材料知道北方是怎麼個樣兒的。當關於西伯利亞的萬分需要的改進的建議提給沙皇的官員和地方長官的時候，他們曾經回答說，

灣流不幸地錯過了西伯利亞了。怎麼樣的蠢人才要冒險跑到北極的爪牙裏去呢？我和沙皇的官僚是沒有一處相同的。我清楚地知道那一塊地方對於我們是重要的，它的面積等於瑞典，挪威和芬蘭合在一起的森林，而且它有着佩索拉河那樣的富饒。我知道那北極的島嶼是等待着給予我們的。我了解這一切十分清楚。簡單地說，不管沙皇的官僚們曾經怎樣說，荒蕪的北極地帶是需要開墾的。我相信有不少好處將從北方出來，然而我恐怕我不能相信它是可以用了一支灣流來能完成的。

卡林娜：那是一種不幸。

加希寧：同樣是一種不幸，阿拉舍·范雪利亞維奇他自己不能出來做報告。

卡林娜：我恐怕那是非常不可能的。

加希寧：我能想像得出北極將會怎麼樣的開出花朵，假使老人家這樣做了。

卡林娜：要爸爸做他的報告，那會致他於死亡的。你的提議，舍其·米克哈路維奇，似乎是惟一的辦法了。

沙維奇：那末我們快要得到一個決定了。你們讓我知道阿拉舍·范雪利亞維奇對此有何意見。我將會感到十分高興，假使我的謊語在解除他的苦痛上可以盡力的話。

卡林娜：對於你的熱烈的同情，十分地感激你，舍其·米克哈路維奇。（同他握手）

沙維奇：我祝你成功，再會。

卡林娜：現在，拜威爾，什麼事情都要靠你了。你是一個很會說話的人。盡你的力——那是一種義舉，我來幫助你。

加希寧：（憂鬱地）那是一點沒有必要的。在原則上我不贊成這種「坦白的謊語」，而且除此以外，我也不適宜來做這件事的。

卡林娜：我會立刻來告訴你怎麼樣做的。

加希寧：關於這類事情，我有我自己的立場。那是你所難於同意的。

卡林娜：雖然如此，我準備着來聽聽呢。

加希寧：你還記得當我解除快要死了的委員的痛苦的時候，那是怎麼樣的呢？

卡林娜：（立刻取着防衛的姿勢），我記得的，不過那對於我的爸爸有什麼關係呢。

加希寧：你的爸爸正受着同樣的痛苦，精神上的，而我們的委員在肉體上受着痛苦。

卡林娜：你在說些什麼呢？你真的不想把他從痛苦中解放出來嗎？

加希寧：我的神志很清楚，我還能夠分別出來我所講給你聽的事件和現在的事件的。我不過要勸告你的爸爸自己來讀他的報告罷了。

卡林娜：然而，這跟要那個人去自殺是同樣的呵。

加希寧：他在這件事情上不會損失什麼的。

卡林娜：我知道；你是十分無情的。

加希寧：那就不容易弄明白了，我們之間誰更殘忍些！使你的爸爸延長無意義的痛苦的你呢，還是希望解除他的痛苦的我。

卡林娜：不過爲什麼那是必要的呢？誰需要這樣呢？

加希寧：國家。我堅決地相信，你爸爸的設計是能夠實現的。作爲一個革命者和一個布爾薩維克，這便是一條路，他應該走的。

卡林娜：好，至於我的意思呢，我相信沒有什麼結果的，而神經的興奮倒可立刻殺死他的。國家既不能從他得到什麼東西，他自己也得不到什麼的。那是一種美麗的，但却無意義的行動，這種行動將會殺害世界上我最親近而又最愛的人的，如此而已。當我想到他在革命以前他所出的力量，和在祕密革命環境底下撫養我所克服的種種困難的時候，……

加希寧：然而這一切並沒有阻止在他所鬥爭着的運動中冒險來照顧你的和他自己的生命呵。你爲什麼不照着他的榜樣做呢？

卡林娜：在那些日子裏冒險是有意義的，不過現在……

加希寧：（打斷他）除了苦痛之外，他是不会喪失任何東西的，而苦痛却正在逼他日益臨近死亡。

卡林娜：我要盡最大的力量使他停止感受痛苦。此外，有着沙維奇的建議呢。

加希寧：要是賈多夫根本不相信他呢？

卡林娜：那末……那末……最後他還是會相信的，不管怎樣，我們看吧……

加希寧：那就要把寶貴的光陰浪費了。

卡林娜：所以你不願意幫助我來勸我的父親接受沙維奇的提議嗎？

加希寧：我不能夠。

卡林娜：那末，假使你對我甚至祇有最少量的，不過最微小的關心的話……

加希寧：我對你有着最熱誠的關心呢……

卡林娜：那末請你允許我千萬不要在我爸爸面前表示出這種意見。

加希寧：我恐怕我不能夠給你任何這樣的允許。當他活着的時候，我們必須努力來保護他的設計。

卡林娜：（極大的激動）那末我要……噢，我不知道我對你怎麼辦！不過你千萬不要這樣做呵！

加希寧：好的，我就這樣吧。

卡林娜：我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還要愛他……我的親愛的爸爸。

加希寧：在我看來他是共產黨的一員。（立起了）

卡林娜：（攔着路）我不讓你到他那裏去。他在睡覺呵。

加希寧：很好。我回頭進去好了。

卡林娜：我討厭你！你是一個野蠻人，一隻野獸！從今以後我們是敵人了……

加希寧：我仍舊要做你最好的朋友呢。

卡林娜：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了。

加希寧：我很抱歉。不過我要來看賈多夫同志的。

卡林娜：滾吧。我疲倦了。

加希寧：我走了——但是我立刻就要回來的。（出去）

卡林娜：什麼樣的一個人呵！什麼樣奇怪的一個人呵！不過或許他是對的。或許他看起來是單純而明白的，而我在他眼睛裏不過是一個無用的、神經質的青年婦女罷了。這是無疑的，那設計對於國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怎麼樣來做呢？我必須犧牲我這樣親密地愛着我的爸爸嗎？……可是醫生却說這是愚蠢的，一種無意義的試驗，一種無用的犧牲。不，讓拜威爾自己做他的試驗，要是他高興的話，不過我却不讓他接近我的父親。然而我怎樣來做呢？我怎樣來禁止他來這裏呢？（在片刻的思索之後）有一個辦法了。一個絕對地一定的辦法。（於是，一點兒的憂悶）可是以後拜威爾再也不會來看我們了，我將做些什麼呢？（嘆氣）好，不要管它吧。我的父親對我是更親愛些的。（出去）

尼古丁：（這個時候進來，看起來是鬼鬼祟祟地）好呀，這裏是我的藥呵。（放一個瓶子在桌子上）這
是我的腦^部的電療法。（倒出一杯伏特加，把它喝下）這是一個男人需要的一種藥品。（倒
第二杯）偉大呵！嘿！（立着默想了一陣）我必須再喝一大口嗎？（他正準備爲他自己倒第
三杯的時候，他聽得了脚步聲音，於是急慌地把瓶子隱藏在桌子底下）

卡林娜：你帶回藥了嗎？

尼吉丁：是的。

卡林娜：你服用了嗎？

尼吉丁：是的。

卡林娜：（注視着他的眼睛）十分奇怪。

尼吉丁：什麼奇怪？

卡林娜：你的眼睛亮着呢。你帶着酒味兒。

尼吉丁：藥品裏面通常有火酒的。

卡林娜：我明白了……（四周搜視）

尼吉丁：什麼呵？你老瞧着我。你找尋什麼東西嗎？

卡林娜：那是什麼？（指着瓶子）

尼吉丁：礦水。

卡林娜：你又喝伏特加來了嗎？這是末路了！我討厭它。我不能忍受你的壞脾氣了，記着！

尼吉丁：卡爾耶，假使祇要你感受到我的一點兒困難的話，就可以明白……

卡林娜：我明白的，但是我也充份知道，當你抵死不願意學習的時候，你是固執的；當你開始以後，

你是同樣固執的。現在，我父親的事情才真是悲劇呢。假使我祇要能够延長他的生命，我正準備着，而且我也願意獻出我的渺小的無足輕重的生命的。而你是一個強壯的，健康的人，

你正在受着的痛苦，那是由於你的硬頭脾氣，同樣由於它，你正在使我受痛苦呢。

尼吉丁：要是你不願意，誰能迫你爲我而受苦呢？

卡林娜：你以爲跟一個常常憂眉苦眼，易發脾氣，而又瘋癲的人住著是好過或是愉快的嗎？有的時候在我看來似乎是這樣的，代替了那天花板的是沉重的黑塊的雲掛在我的頭上。我不願意永遠是這樣的。爲什麼我要這樣呢？結婚對於我不是一種結束，也不是一種目的。我不希望它影響我的工作。這該是你管理你自己的時候了。

尼吉丁：那意思是說我自己得來弄清潔，梳我的頭髮，做健身運動，如拜威爾所勸告的；拋開我的學習一年，如那醫生所勸告的。那意思是說：帶着一付笑臉每天守著通行證桌子，當生命從我處更遠地消逝的時候，我却遠遠地落在它的後面。不，我現在不能放棄了。我要繼續努力一直到最後，一直到不能努力的時候。

卡林娜：然而假使……

尼吉丁：說吧，什麼……假使？我們快要死了。會有什麼損失呢？我既沒有社會的，也沒有個人的生命留給我呵。（他的頭悲痛地下垂着。接着，一個片刻的停頓）

卡林娜：（無助地）親愛的費特耶，我能怎樣來幫助你呢？

尼吉丁：（抬起他的頭，握着他的手）告訴我，卡洛契加，老實地告訴我——你喜歡像拜威爾這樣的

男人嗎？

卡林娜：（微帶窘迫）是的。

尼吉丁：（放下她的手）原來——是這樣的。

卡林娜：不過就他個人來說，我極不喜歡他的。（尼吉丁驚奇中急慌抬起他的頭）這便是一個證明，我和他絕交了。（竭力控制她的激動）我一點不在意了，假使他不來看我們的話。

尼吉丁：因為什麼呢？

卡林娜：因為我現在有了第一天遇到他的同樣的意見了。（急急地轉身，走進另一門裏去）

尼吉丁：我不明白……（思索地）這裏面有什麼鬼呢，我不能澈底了解。是的……那不是的……（努力集中注意在他的書本上面）

（卡林娜立在他父親的椅子旁邊，向他看着）

賈多夫：（張開他的眼睛）啊，是你，卡洛契加！

卡林娜：是，爸爸……覺得累嗎？

賈多夫：不，不十分……我的頭是對勁的，我的思想是清楚的，就是這樣。

卡林娜：我有幾個好消息給你。

賈多夫：（幽默地）好消息常常是好聽的。

卡林娜：沙維奇來過這裏了。他似乎很難為情似的。補充材料使他一再地考慮你的設計，終於得到一個正當的評價了。簡單地說，他要求你的允許，代表你在會議上讀你的報告書，並且答應儘

畢地使用你的決定來辯護它。一個正確而詳盡的結果的說明書不久便可以送給你了。

賈多夫：（笑着）是那樣的嗎？我知道。你記得嗎，卡洛契加，當你是一個小女孩子，你使着脾氣的時候，我便要怎樣編織出些有趣的故事來告訴你的事情嗎？

卡林娜：你這是什麼意思？

賈多夫：我是說像我這樣年齡的孩子是不會相信神話的了。

卡林娜：爸爸，你應當爲你自己慚愧呢。我一本正經告訴你的的是真的事情呵。沙維奇曾經來過這裏的。

賈多夫：我十分相信他來過這裏的，我十分相信他是這故事的製造者，而你却是個鼓動者，我沒有一點兒的懷疑。

卡林娜：（假裝着非常的不高興）我氣極了。

賈多夫：爲什麼呢？因爲你不能欺騙我嗎？現在我一點也不生氣，相反，我發覺你的詭計倒也很動人的呢。

卡林娜：可是你憑了什麼權利來懷疑我的真誠呢？

賈多夫：你的眼睛，我親愛的小姑娘，你的眼睛。畢竟，我還有許多機會來研究你的眼睛哩。

卡林娜：但是我能够保證……

賈多夫：你的保證是沒有效力的。假使我能够健康地跑出去，我就要到我的黨同志會議上去，他們有

着足夠的常識，比起我的有學問的同行朋友來是能夠更快地了解我的。他們的意見可以真正地激動了有學問的人的頭腦的。我要盡力像加里利奧一樣，證明熱流無論如何是會轉向北方去的。

卡林娜：那再看吧。讓我們轉變話題吧。

賈多夫：不論什麼好了，告訴我，卡洛契娜，你曾經想到死嗎？

卡林娜：你真的選擇了一個有趣的題目了。

賈多夫：那祇有像我這樣的懶人才會想到這種題目嗎？

卡林娜：（生着氣）我沒有時間來作這種無聊的談話。

賈多夫：不，是的，自從我臨近在死的門口，我就發生了這個問題，而且不斷地要想着它。這還不是爲着這種惱人的思想嗎？假使我死了，我的設計將隨着我一同死去，那末我倒也願意就此這麼的完了。但當我的頭腦清醒着的時候，我還能跟着世界前進，我就不願意死去的。

卡林娜：（喊着）啊喲！

賈多夫：這個「啊喲」什麼意思呢？

卡林娜：那是關於加希甯的，他以爲你對於生命的看法是不尋常的。

賈多夫：我還要說得遠一點：假使瘋癱祇留給我一只眼睛來看世界，一只耳朵來聽它的聲音——就是這樣我也不會放棄生命的。

卡林娜：好狠的傢伙啊！那種精神我是歡喜的。我能够了解它的。不要緊，老小孩子，我們還可以重震旗鼓的呵……我允許你。

賈多夫：（一種失望的聲調）那末關於我的設計怎樣呢？

卡林娜：噢，忘記你的設計吧。蘇維埃政府沒有它也會前進的。你是怎樣一個誇大的老頭兒呵。

賈多夫：放我到牀上去吧，你願意嗎？我疲於做人力車夫的奔跑了。

卡林娜：費特耶！來這裏呵。（尼古丁進來）幫助我把他抬上牀吧。

（他們小心地把老人抬上牀。尼古丁竭力避開看到賈多夫，急忙地回到他自己的屋子裏去）

賈多夫：他有着什麼事情呢？爲什麼他這樣苦悶呢？而且他有點兒酒味兒。

卡林娜：他有着一個壞脾氣，依然急來跑佛脚。

賈多夫：那是愚蠢的。作着脾氣的犧牲那是一件不好的事情。真是一件非常壞的事情。不去管它吧，我真的沒有權力來抱不平了，即使我在明天就要兩脚朝天。畢竟，我的同志中間有多少是死於充軍裏面的。對於他們，革命不過是一個遼遠的夢罷了，而我，我却有着足夠的好運氣看到了它的十四年。可是現在我還是不能愉快，不能心滿意足，我需要更多的生命……「更多，更多，更多呵。」

卡林娜：不要興奮了，鎮靜些。讓我們轉換題目吧。

賈多夫：什麼……？再一次的？你是一個可怕的嚴厲的檢查官。這次最好你自己來選擇題目吧。

卡林娜：很好。這就是題目了。我要求你再也不要接見加希齊了。

賈多夫：爲什麼？

卡林娜：（竭力控制她的激動）因爲……因爲……我以後再詳細告訴你吧。

賈多夫：嘿。……那不方便。我沒有理由拒絕接見他。相反，我常常高興做他的朋友的哩。

卡林娜：那是關於我個人的。

賈多夫：你個人的嗎？唔……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當然，那就沒有可說的了。我向你讓步了。不

過——我怎麼樣拒絕他來呢？我不能夠說得這樣響亮：最好請你走開，假使你願意。

卡林娜：好，給他寫，藉口說——就是你感到不舒服，你不能接待任何人吧。不論怎樣，準備一下

吧，你是一個發明家，你不是嗎？

賈多夫：好的。我們準備一下吧。

卡林娜：我來給他這個字條。或者送去。

賈多夫：釘它在門上不好些嗎，像通常機關裏的辦法。

卡林娜：我不反對。

賈多夫：好極了。給我一張紙條。

卡林娜：（急慌地給他墨水 and 紙）要快一點寫呵，也許他會突然進來的。

賈多夫：現在我怎麼說才顯得十足的官派呢？「私人住處，非請莫入。」不，那太老套了。「宅主酒

醉，恕不會客。」

卡林娜：（不耐地）好了，不要開玩笑了。直直爽爽地寫吧。

（賈多夫寫着）

尼古丁：（在他自己的屋子裏）那是沒有用的。得不到什麼東西的。我精透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一行讀了十遍，就沒有了一個字打進我的頭腦裏面去。（把書丟下）燒掉它吧。（喝着餘剩下來的伏特加）

（拜威爾並沒有打門，進來了）

加希賽：哈囉，費奧杜爾。

尼古丁：（憂鬱地）哈囉。

加希賽：（看到了空瓶子）你喝的這是什麼？

尼古丁：喝藥水呵。

加希賽：不要裝傻了。

尼古丁：就是沒有一個保護人我也能照顧自己的，謝謝。

加希賽：我不是你的保護人，我是一個同志和一個朋友。

尼古丁：上帝把我們從這種朋友夥裏救出來吧。

加希賽：你喝醉了。

尼吉丁：謬語說，醉鬼說真話。

加希賽：不一定吧。醉鬼就像傻子常常說得無意義的。

尼吉丁：你老是在說教的。誰要你做我的老師？我倒想知道知道。你從別人處學得一點東西，現在便拿出它們來了。請離開在這裏吧。

賈多夫：吵鬧些什麼呵？爲了什麼呢？去瞧一瞧，卡爾耶。

卡林娜：（跑進來）發生了什麼了？

加希賽：這個人在發瘋了。

尼吉丁：（帶上他的便帽）你們都到地獄裏去！（走向門）

加希賽：到那兒去？

卡林娜：你像這樣的出去嗎？

尼吉丁：是，我出來透透氣。

加希賽：（攔着路）你不要到什麼地方去。

尼吉丁：這關你什麼事？

加希賽：假使你使你自己丟臉，你就是使羸丟臉。

卡林娜：讓他去吧。

尼吉丁：「讓他去吧吧！」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這樣你便可以單獨和他留在一起了。（對加希賽）

說）讓我去！

加希賽：我不。

尼吉丁：讓我去，我說！

加希賽：費奧杜爾，安靜些吧。你清醒的時候，會覺得這是慚愧的。

尼吉丁：讓我去。

賈多夫：孩子們！孩子們！他們聽不見我呵。

卡林娜：是的，還是讓他去吧。隔壁屋子裏還有病人呢。

賈多夫：那裏發生了什麼了？（竭力掙扎起來）

尼吉丁：啊！我來對付你！（撲向加希賽。他們扭持了一會兒。後來加希賽把尼吉丁推倒在牀上了）

卡林娜：不要打架呵！你幹麼呵？拜威爾！

加希賽：（把尼吉丁壓在牀上）安靜下來！否則我要把你捆起來了。

尼吉丁：（抵抗他）你捆好了！我要來殺死你！

（賈多夫猛力地站起來。他的瘋癲的腿好像掛在他的後面似的，靠了扶着椅子的幫助，他走進屋子裏來了）

賈多夫：同志們！（吵鬧停下來了）爭論的是什麼？（加希賽釋放了尼吉丁。尼吉丁坐起來，沈重地呼吸着，十分慚愧地轉動着）

卡林娜：（激動地喊着）爸爸！你爲什麼起來呢？立刻坐下來！（幫助他坐下）

賈多夫：爭論些什麼，這樣熱烈？

卡林娜：費奧杜爾要發瘋了。他的行動活像一個道地的無法無天的人，而且還在吃醋呢？

賈多夫：那是愚蠢的。經驗告訴我們吃醋是一種沒有志向，沒有意義的東西，而且，雖然卡林娜是你的妻子，她到底不是你的私產呵。

尼古丁：噢，去吧……

賈多夫：你不必去，費奧杜爾。那是十分明白的。

加希賽：假使你不喜歡我的友誼，你沒有出去的必要。我可以走的。

卡林娜：我們也出去吧。拜爾爾請幫助我。（他們用手臂勾着賈多夫，扶他出外。卡林娜使他的父親坐在牀上）好，關於這件事，你意見怎麼樣？你對他怎麼樣？

賈多夫：多餘的感情，那對他是不好的，可憐的青年。

卡林娜：那會發生什麼樣的結果呢？我有着一種不幸的預感。

加希賽：是的。事情看起來是很糟糕的。（這個時候尼古丁從牀上跳起來，從牆上摘下手鎗，走近隔壁，於是靜靜地在沈迷的幻想中立着）

賈多夫：我倒願意知道他在那兒幹些什麼？

卡林娜：我猜想有人剛好立在門外邊。

(加希寧走向門口)

卡林娜：不要去，拜威爾！不要！

(尼古丁從門口跳回來，衝出屋外去)

加希寧：(悄悄推開卡林娜)沒有根據的，沒有什麼東西。(開門)誰也沒有在那裏面。

卡林娜：(望着屋裏)他出去了。我覺得害怕起來了。

加希寧：那很好。在新鮮空氣裏他會清醒過來的。

卡林娜：你今天晚上和我們一起留着吧，拜威爾？你可以睡在這榻上的。他可以嗎，爸爸？

賈多夫：我一點也不反對。假使費奧杜爾無法無天的樣子回來，我實在是一個不中用的打手呢。

加希寧：我高興留在這兒。

卡林娜：(領他到一旁)我只懇求你，不要在今天談起關於他設計的話，否則他便要整夜擾亂，興奮

的。惟一的醫治他的辦法是睡眠！——所以我懇求你，不要在今天談到它。

加希寧：我答應你不談它——直到一個良好機會來到以前。

卡林娜：我們看吧！你這頭小野獸！(在她父親的耳朵旁邊耳語着)那末我們明天再把紙條貼上去好

了。

賈多夫：(會意地)你的打算很好。

卡林娜：(大聲地)告訴我，這一場戲大大地擾亂了你嗎？

賈多夫：一點沒有。相反的，它使我得到了一個結論——它證明我是還能够在屋子裏行走的。（立起來）看。（走了幾步）對的……對的……。它表示出了我還是行的，右，左，右……。

啊，我可以用這種速度來參加五一節的行列了。

卡林娜：（強迫他坐下）安靜地坐下來，你這個不安份的老傢伙，不准再動了！

賈多夫：我要訓練訓練呢。

卡林娜：安靜地坐下來吧。

賈多夫：這證明我至少一半是健康的。現在問題發生了：假使我可以在屋子裏走得合式，那末我為什麼一定不能走到會議場去呢？

卡林娜：現在你起來幹呢？

賈多夫：假使我的另一半早已好了，為什麼這一半一定不能來完成報告呢？

卡林娜：你神經錯亂了嗎？

賈多夫：我要來請教你，假使第三次，致命的中風是無法避免的，為什麼我一定不能讓它在完成我的報告以後再來呢，說啊？

卡林娜：是的，不過在你現在衰弱狀態之下，和你的神經的不健全，中風是非常可能在報告開始的時候就來的。那有什麼意義呢？

賈多夫：我沒有什麼東西會損失，我一定要去戰勝賤流的。

卡林娜：但是那是全然愚蠢的。醫生肯定地說過，你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持半個鐘頭的。我不能讓你去。

賈多夫：我的親愛的小姑娘，記着我雖然是你的父親，然而我不是你的私產呵。

卡林娜：不過危險呢。那是無疑的，一種無意義的自殺。我不願意這樣無意義的失掉了你。我不願意失掉，我說！

賈多夫：（用他的健康的手撫摩她）相信我，我的孩子，我不願意和你分手正如你不願意和我分手是一樣的，但是我能做些什麼呢？

卡林娜：不過剛才你自己還說過，你準備要活下去，甚至祇有一隻耳朵和一隻眼睛，假使你能看到世界和聽到它的聲音的話。

賈多夫：那是抽象的，而實際上，死是無法避免的。假使要不是今天，那末明天達克爾斯的劍就要降臨了。我必須趕快，我必須趕快。（決定地）後天我就要召集一個會議。

卡林娜：（驚惶地）拜威爾，親愛的，好拜威爾幫助我吧。你爲什麼像一塊木頭樣的站在那裏呢？

加希賽：不，我最好還是幫助他。

卡林娜：你這是什麼意思？

加希賽：我要帶他到會場上去做他的報告。

賈多夫：英雄，拜威爾！英雄！

卡林娜：你是一個惡魔。

賈多夫：聽着，卡洛契加，你必須努力克服你的這些感情。你害怕失掉我，而我却害怕失掉暖流。我的害怕是更有根據的。

加希賽：我長久以前就希望你有一個決定的、賈多夫同志。我甚至要向你提示它，不管你的女兒的抗議和她的禁止我來看你。

賈多夫：啊，原來如此！

加希賽：卡林娜，我開始懷疑到了你的革命同情了。

賈多夫：是的，我必須說，卡林娜，你的固執開始煩惱我了。我想，我的教養你是把你當作一個革命者，一個我的思想的忠實的承繼者看待的。難道像我這樣一塊老木頭的存在，對於你比那個復活苔原，把光與熱帶給千百萬人民的計劃更覺得可親些嗎？

卡林娜：（紛亂了）我明白這一切，但是……

賈多夫：這還能有怎麼樣的「但是」呢？我現在只是認識了家庭是怎麼樣的一種保守的東西呵。（十分嚴肅地）卡林娜，這裏你有兩條路！或者你使你父親的生命遭受到危險，或者你使你的國家失去了富饒而新的地區的機會，我在等候着一個答復。

卡林娜：（在他們面前低垂了眼睛，立着思索着。一個長時間的，沈重的停頓，終於她抬她的頭，發出一聲深深嘆息）你決定會議在那一天呢？

賈多夫：後天。

卡林娜：（走向電話機，拿起電話器）五，四十四，四十三。我可以跟沙維奇教授說話嗎，請？

加希賽：卡林娜，我收回我的說話。

賈多夫：我不再懷疑你是那樣的了。

（幕）

第四幕

景：同前。

賈多夫：（門外的聲音）一切都好，結果也好。

加希賽：（門外的聲音）當心，慢一點。開門，請吧。

（加希賽，賈多夫和沙維奇進來）

賈多夫：（愉快地）畢竟潮流要轉向北方去了。

加希賽：請上牀去吧。

賈多夫：是，是，……上牀去吧。

沙維奇：畢竟我做了一個沙皇式的官僚了。

賈多夫：噢，爲什麼要選揀這樣一個不愉快的比喻呢？那沒有什麼，結果並沒有這樣可怕呵。我可以

把枕頭放高一點嗎？好了。謝謝你。今兒外面是春天了。每一樣東西都欣欣向榮。生生死

死，循環不已。那是確實的，不過我的生命還沒有到精疲力竭呵。爲什麼就要死呢？

沙維奇：那是顯然的，你不會死的。你還要活下去呢。

賈多夫：我不反對這個。醫生的診斷錯了。報告完成了，可是那個命定着要死的人却依然活着。我的

卡洛契加也許正在死命地担心着我呢。我應當打電話給她了。

加希賽：我早已打給她了。她在回家的路上了。

沙維奇：是的，你現在可以在和平和寧靜中生活了。此後便是我份里的事了，我將會看到你的設計的。在科學界裏的正常地位的。最初我承認那縹繞在我腦際的計劃的偉大和寶貴，但是在火體上我的注意並沒集中起來；我沒有注意到時令風的影響，它們的受到暖風的作用，它們會在長年的冰雪上造成一股熱氣的可能，這結果是會使土地暖和起來……

加希賽：（打斷地）原諒我，討論早已結束了。

沙維奇：噢，是的，當然咯。原諒我吧，我只再要說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一個古板的老教授現在懂得科學界的革命的意義的了。在這句說話裏面，有着多麼深刻的意義呵。我自以為是一個有着進步思想的現代人，但是實際上證明我却是一個保守派。我甚至間接地犯了怠工的罪惡。我是有罪的，阿拉舍·范雪利維奇，我犯了罪了。

賈多夫：（打趣地）「平平靜靜地去吧，你的罪被寬恕了。」

加希賽：亞門。讓我們把談話就此結束了吧。時代的英雄是需要休息的。

沙維奇：是的，當然咯。我真的忘記了，你一定是很疲乏了的。我會不時來看你的。

賈多夫：好，請來吧。不過不要太長久了，假使你要在這行星上來看看我的話。

沙維奇：我們不讓你死去的，不要害怕。好，再見。（到另一屋子裏去）

卡林娜：（跑進來）一切是怎樣經過的？告訴我。

加希穽：每一件事情都好。（做出一個阻止的姿勢）等一下，在你問他之前，讓他先有一次休息吧。

卡林娜：（疲倦地坐進一具椅子，放下她的帽子和手提包）啊喲……我幾乎是拚命地跑來的。我是這樣興奮呵。我們辦公處的會議老是開着，好像是永遠沒有結束似的。老人家說得很久嗎？

加希穽：兩個鐘頭以上。開頭他慢慢地說着，接着速度，並不使自己緊張，像我們所勸他那樣做的一樣。但是在報告的第二部份加快了，他的嗓子嘶了，呼吸急促了。

卡林娜：那末結果呢？

沙維奇：結果是非常良好的。

卡林娜：他似乎還滿足嗎？

加希穽：十分高興的咯。

卡林娜：那末你的懷疑，舍其·米克哈路維奇，沒有滿足了？

沙維奇：噢，不要向我提到那些吧。我的良心使我非常難過。部份的是由於我，阿拉舍·范雪利亞維

奇才受到這麼多的苦痛；使他生命短促一點的，那也許該我來負責。爲了補償它，我要拿我

的餘年來爲這個設計努力的。

卡林娜：好，我自然是十分高興來聽你那麼說的，現在主要的事情是設法使他得到絕對的休息和寧靜了。

沙維奇：惟命是聽。如你需要幫助，任何時候你可以來叫我的。

卡林娜：謝謝你，舍其·米克哈路維奇。我是這樣高興，如此兩位老朋友，你和我的父親來完成這個工作的。

沙維奇：那末在我是更高興的了。再見。（向他們告辭，出去）

加希寧：（微笑着）我希望你現在對我改變你的看法了，難道你還以為我是一頭野獸嗎？

卡林娜：讓我們來簽訂一個和平協定吧。友誼在一次爭鬧之後是會加倍地強固的。

加希寧：（拿起她的手，放在他自己的手裏面）我非常快樂。我必須承認近來我給你很多煩惱。

卡林娜：這樣一個溫柔的小傢伙，你不是嗎，你的確煩惱了我。

加希寧：是的，正如你所想的。

卡林娜：放開我的手吧。你握得太緊吧。我沒有給你難過嗎？

加希寧：我沒有說什麼呵。

卡林娜：不要緊。那對你是很好的，那也許會有用處的。

加希寧：感謝這種仁慈的關心。

卡林娜：今天你爲什麼看起來這樣垂頭喪氣呢，我奇怪？（加希寧嘆氣）而且似乎也值得你如此嘆氣

似的。那才是件新鮮事兒呢。

加希寧：我必須看看費奧杜爾。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林林娜：他照常地跑到酒館裏去了。那會有怎樣的結果呢，你想像一下吧？

加希寧：他來了。看他的腳，他一定喝醉了。

尼吉丁：（進來，上下四周地看着，他喃喃自語着）沒有偵察到……原來自己在敵人的陣地裏呢。假使白衛軍捉到我，他們會活活地剝我的皮的。在蘆葦和樹叢里躲了幾天，像一隻被追迫的動物一樣蜷伏着。就是那末樣，也沒有像現在的可怕呵。在那些日子裏，我有着希望——通過我的路，到我自己的夥伴那裏去的希望，趕上他們的希望，立刻……。而現在呢——我畢竟沒有希望了。我不會趕上他們的了。火車開走了，在我的前頭；我獨個兒落在它後面正在喘着氣呢，喊他們等一等我吧，但是我趕不上呵。我沒有足够的教育。爲什麼要寫下這麼多的書呢？爲什麼一定要這類千百本的教科書呢？石器時代是何等強盛的呵。在那些日子裏，你既不需要書，或者理論，或者學問的呵。

加希寧：（諷刺地）在你的手裏祇有一根柵木棍，圍着你的祇是一張獸皮呵。

尼吉丁：假使穴居者的妻子愚弄了他，他所要幹的就是用他的棍子在頭上打她一個洞。

卡林娜：（帶着嘲弄的同情）是的，時代變得不是他們那末樣的了。現在你該責備你自己了。

尼吉丁：人們不斷發明東西，創造東西，改變氣候去適應他們自己。

加希寧：是的，那跟坐在一個洞裏，用你的大足趾去拉你的鼻子大不相同的了，不是嗎？你不知道你在講些什麼呵，費奧杜爾。

卡林娜：黨沒有給你學習的每一個機會嗎？你的同志在半路上摔掉了你嗎？

尼古丁：噢，假使我是這樣的不用，爲什麼不早就把我拋棄呢？

卡林娜：我自己也常常覺得奇怪的呢？

加希寧：這不是一個黨員所該說的話。

尼古丁：（一種憂鬱的聲調）是，你是對的。但是我不再是黨的一份子了。現在我已經沒有黨證的了。

卡林娜：那是怎麼樣的呢？

加希寧：你做了什麼呢？

尼古丁：今天早上我被喚到管理委員會去，撤掉了我的黨證和我的手槍。

卡林娜：爲什麼呢？

尼古丁：因爲喝伏特加。

卡林娜：你曾經被警告過多少次？

加希寧：以後你幹嗎？

尼古丁：我不知道。假使有一個伙計起來了，我便可以找到事兒做的。我到過前線。我知道怎麼樣去

使用機關槍，來福槍，和炸彈的。我到過那些你所喜歡的地方的呵……

卡林娜：你今天吃過中飯沒有？

尼吉丁：我不知道，我記不起了。那沒有關係。

卡林娜：（立起來）我去給你弄些東西吃吧。

尼吉丁：還是坐下來吧。不必的，除了伏特加之外我不能吃什麼東西。是呵——我去過——你所喜歡的那些地方的——帶着一支來福槍。

卡林娜：不要喊了。你要驚醒父親嘍。

尼吉丁：抱歉。我不再喊了。他是一個挺好的老夥伴。一個非常合適的丈人；可憐他的女婿不好，現在我是怎麼樣一種女婿了呢？你是適宜這個位置的，拜威爾？

加希寧：（用一個姿勢來阻止準備要說話的卡林娜）費奧杜爾，關於這件事情，我要跟你澈底地作一個嚴肅的談話。你可以聽我說嗎？

尼吉丁：是的……我聽够你的了。

加希寧：我早有意說了，但是找不到你合式的時候。我現在要走了，你躺下，睡覺吧。當你平靜的時候，我們可以談話。

尼吉丁：好的。只是爲什麼你必須走呢？我自己快要走了，到陽台上去在新鮮的空氣裏躺一下。我已經把我的頭腦弄壞了，我想。（出去）

卡林娜：你要跟他談些什麼呢？

加希甯：告訴我，卡爾耶，你愛他嗎？

卡林娜：我對他覺得抱歉。雖然他現在有他的缺點，過去他却是一個十分合式的人。

加希甯：但是可憐並不等於愛戀呵。

卡林娜：是，我恐怕你的說法是對的，感情死去了，而且，除此以外，我同時不能愛兩個人。

加希甯：……

卡林娜：也許我的坦白不是加希甯同志所喜歡的？

加希甯：我十分喜歡。祇是……

卡林娜：我正妨害着你的規則呢。

加希甯：我的規則早就破壞了，謝謝你。

卡林娜：你不好過嗎，先生？

加希甯：那是由於我的自己的意志。

卡林娜：聽你這麼說很高興。那末事情怎樣呢？

加希甯：事情就是費奧杜爾站在我倆中間。

卡林娜：實在的。

加希甯：他的將來使我感到不安。

卡林娜：它同樣也使我感到不安，我要永遠做他的朋友的呵。

加希賽：這就是爲什麼我們不想着他的緣故。

卡林娜：但是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加希賽：這裏祇有一條路。

卡林娜：事情又是激烈而可怕的呢？

加希賽：並不可怕。不過十分困難——不是對他，而在於我。

卡林娜：告訴我，快！我有一種預感，覺得那事兒很恐怖的呢。

加希賽：一個疑問提醒了我，說不定我對你的態度就是他苦痛的根源。我不願意如此。我不能夠給一

個同志這樣一個打擊，這個同志在他那時候曾經爲了革命辛苦工作過的。

卡林娜：所以你要……？你決定要……？

加希賽：犧牲我自己的感情，爲了去救一個同志。

卡林娜：（驚異地注視着）什麼？你說的什麼？

加希賽：倘使我是一個像你思想的那麼樣的自私自利的傢伙，那末我就不會叫自己担當這樣一個犧

牲的了。

卡林娜：這真像一個基督教徒的說法了。

加希賽：我是用辯證法來考慮這個問題的。

卡林娜：那末，照你的道德觀點來說，當我愛着旁的人的時候，我必須犧牲自己和他同居的了。

加希甯：但是在這樣一個生死關頭拋棄一個同志是不應該的。

卡林娜：（一種壓抑的語調）那末你要離開我走了。

加希甯：是的。

卡林娜：什麼時候你預備離開我們呢？

加希甯：明天。

（一個停頓。他們倆人都顯示出十分陰沉的樣子）

賈多夫：孩子們！孩子們！

加希甯：他在叫着我們了。

（卡林娜一驚，好像大夢初醒的人那麼地搖動着她的頭，於是從座位上站立起來，走到賈多夫的屋子裏去）

賈多夫：哈囉，小女兒。哈囉，小姑娘，我經過我的考試了，你該祝賀我呵。

卡林娜：我聽見了。我爲你高興極了，爸爸。

賈多夫：扶我坐在我的椅子上吧，你可以嗎？（坐進他的安樂椅裏）我證明出了我的報告不單是一個老頭子的幻想，不是一座空中樓閣，而是一種健全的理論，那是可以實現的。

卡林娜：我是這樣的快樂着呢。

賈多夫：那末你幹麼這樣噘緊了嘴呢？我仍舊活着，你瞧我還能够踢呢。我靠着我的光榮正有着——種好時光呢。

卡林娜：我疲倦了。我因爲你而弄得狼狽得很呢。你爲什麼睡得這樣少呢？

賈多夫：我不能睡呵。

卡林娜：那末，也許你該靜一下了……我想，你報告的時候你講得够多的了。

賈多夫：我不能够……我的身體很好。我要到處跑跑跳跳呢。我懷疑到底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做到返老還童呢？死是一件何等愚蠢的事情。誰需要它呢？

加希寧：無論如何，你是不需要的。

賈多夫：你是對的。讓它到需要它的人那裏去吧，就是放鬆了我吧。

加希寧：別想它吧。

賈多夫：是的，孩子們，當我們從苦難中生長出來的時候，資本主義却正向着苦難死亡。而當它最後死去的時候，人類就要喊出一個新的口號——「從死亡到死亡」。

加希寧：那是不壞的。

賈多夫：我不贊成人們這麼說，在將來人會這樣健康，這樣會滿足於生活，他會在他的嘴唇上帶着微笑而死去的。那是無意識的，我不相信它。沒有誰願意從快樂中死去。現在沒有那麼樣的

瓜了。

卡林娜：够了，停止吧。

賈多夫：在革命前，當我關在牢獄裏的時候，我覺得我是無足輕重的。

卡林娜：或者我們來把談話轉到較為輕鬆的事情上去吧？

賈多夫：我在一分鐘裏就可以講完的呵。曾經有許多次，我忘記我已經是躡進坟墓的邊緣。在那些時候，我好像正站在一座山頂上面，從那兒我可以清楚看到我們建設的偉大工程的輪廓，只有那些膽小鬼，給這種巨大的吼聲震聾，才會塞住他們的耳朵，閉上他們的眼睛。他們看不見展露在他們之前的那種壯麗的遠景的。但是這吼聲却是資本主義廠台的爆發呵，是一種任何作曲家所不能產生的音樂呵。

卡林娜：停止你的鼓動宣傳吧，爸爸。我們對於這一切已經沒有絲毫的懷疑了，現在你自個兒休息吧。加希賽：是的，讓我們休息一下吧。

賈多夫：好。讓我們來休息一下。費特耶在那裏？

卡林娜：他睡了，對你也這樣的希望着。

賈多夫：（吻着卡林娜）我親生的寶貝小姑娘。（對加希賽說）拜威爾，把你的壯健的青年的手給

我，你願意嗎？

卡林娜：幹麼要這些禮節呢？你立刻就可以再見到他的。

賈多夫：那是因為我對他非常感情的緣故。

卡林娜：（拖着加希賽的袖子）讓我們離開他吧，不然他安靜不了的。（對她的父親說，十分嚴肅地）睡呵，你聽見嗎？（他們走進另一間屋子裏去）

卡林娜：今天是所有日子裏頭最憂悶的一天。我覺得我好像參加了一個葬儀。

加希賽：那是誰的葬儀。

卡林娜：噢，你們這些魔鬼。（經過賈多夫的屋子出去）

尼吉丁：（在這個時候進來）街上的鬧聲驚醒了。你要跟我說些什麼呢？

加希賽：你是否在一種適當的狀態中來聽我說呢？

尼吉丁：是的，我想我還沒有昏頭昏腦到一塌糊塗呢。

加希賽：費特耶，我注意到我的出現在你的家裏，好像毒害了你的整個生命似的，或者至少一大部份。它的理由就是——嫉妬。

尼吉丁：誰告呢你的？

加希賽：在你喝醉的時候，你坦坦白白地說着，雖然當你清醒的時候，你隱蔽起實情。不過你不久就可以免得我的吵擾了，因為我正在打算離開這幢屋子。

（尼吉丁驚異，注視着加希賽的眼睛。接着一個短的停頓）

尼吉丁：原來如此……（一個停頓）犧牲你自己嗎？

加希賽：什麼使得你這樣想的呢？

尼吉丁：因爲你是非常喜歡卡林娜的。不論你怎樣掩飾它，還是顯而易見的。老實告訴我：你愛卡林

娜嗎？

加希齊：（稍稍後退）是的，我愛她的，但是我們之間沒有什麼。我們不過是朋友罷了。

尼吉丁：好，那末，瞧吧……

加希齊：是的，但是你的將來對於我是更重要的。在我去之前，祇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請求你：經過了一度休養之後，再繼續你的學習呵。忍耐一年吧。千百個比你落後的人還可以過着一種美滿的生活的呢。去到巨大的建設事業裏找一個位置。在這樣一個巨大的豐富的建設事業裏面，你一定可以找得事情做的，它可以把你造成一個新人。難道可以把你改造成有用的場所。在我們國家是這樣少着的嗎？（尼吉丁握着他的手）到鄉間去，到集體農場裏去，假使它更需要你的話。你用不着我來告訴你做些什麼的呵。不要沒有決斷，費奧杜爾。一個人沒有了決斷的時候，他就沒有了生命。不要驚惶。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偉大的事情正在成長着呢，你知道賈多夫怎樣的，假使瘋癱甚至祇留給他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去觀看世界和傾聽它的聲音，他也不會放棄鬥爭的。現在你是一個絕對健全的人，祇有一半他的年齡，在你面前你有着這麼多的日子呢。好好地想一下。振作起來，表現出你的意志來呵。

尼吉丁：（愁苦地抓著頭）——是的。我對你說些什麼呢？是的，拜夫路許加。我的確是忌妒你和卡林娜的，但在我和你那次爭吵以後，我就竭力的去克制那種感情。老人家的說話我記得

很牢：「雖然卡林娜是你的妻子，她却不是你的私產。」就是我在黨裏不再在黨裏了，我在心裏還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是了解他說的什麼的。要我和卡林娜分開那是困難的；但是她並不是一個奴隸，或者農奴。我們爲着什麼而鬥爭的呢？當我清醒的時候，我和我的忌妬作着掙扎，要把它從我的心裏踢開去。至於你，你爲了我的緣故要離開卡林娜——加末我必須要說——你是一個好同志，一個够朋友的人。你常常是這樣的，你現在還是這樣。這就是我所要說的。

加希賽：噢，你不要說下去了——關於這一些說話……

尼吉丁：等一下。至於我的命運——這是一個比較難於解決的問題。你說有千百個人比我還落後。是的，有着的。但是那意味着什麼呢？那是說我必須落後，當他們在行進着的時候。

加希賽：我並不要你必須落後。我說，你必須在階級行列之中工作。

尼吉丁：到階級行列去教育他們是一件事，而在他們之中弄得一無成就那是另外一件事。我能够給他們些什麼？我怎樣去教育他們？許多人正在飛快地超越着我呢。像海裏的波浪，他們滾過我的頭，丟下我了，而我却在老地方像一塊軟木塊一樣地在浮盪，擺動。你還記得我的祖父特羅忽姆嗎？他整天無所事事，習以爲當地坐在門檻上面，瞧着馬路。我不能够像他那樣地生活下去的：坐在門檻上靜觀世事。

加希賽：糟了，誰要你坐在門檻上呢。

尼吉丁：你說，等等。一年之中有着三百六十五天呢。而且我怎麼能够保證祇需要一年就可以強壯

起來呢？不，我是沒有救藥的了。

加希賽：爲什麼呢？什麼東西叫你這樣想的？

尼吉丁：啊，拜夫路許加，你不了解我。我一切都完了。

加希賽：那末，告訴我，不管怎樣，你打算幹什麼呢？

尼吉丁：我不知道……我對於我的生命我不知道該怎樣才好。

加希賽：那不是一個答復。

尼吉丁：拜夫路許加，我對你有一個請求。

加希賽：我當盡力來做。

尼吉丁：你不要去，同卡爾耶留在這兒吧。

加希賽：（失措地）啊……我一定得說我不希望你這樣，費奧杜爾。

尼吉丁：我把她磨拆够了。她和你在一起可以得到一點休息。她是一個好人，一個少有的人。

加希賽：這麼樣說，那是愚蠢的。（堅決地）我明兒就要走了。那是決定了的。

尼吉丁：那末你是決定走了嗎？

加希賽：是的。

尼吉丁：好，那末，再會吧。（他們熱烈地互相擁抱）不要爲我想得太多呵。

加希賽：我還要來向你告辭的呢。

尼古丁：好，來吧。

加希賽：啊，費奧杜爾，你太不夠堅強了。你在刺激的時候，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當時機過去以後，

你就要覺得你自己可笑的。（出去）

尼古丁：（看着他出去，一再地思慮着）「你在刺激的時候，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當時機過去以後，

你就要覺得你自己可笑的。一啊——是的，但是你不要走啊，我的朋友。你不要走。我在去

之前，我會弄清楚的。（他疲累地坐在一只椅子上，擦着他的頭）我的頭怎樣痛着呢，咒

罵它吧。等一下，我來醫治你。（立起來，走近牆，那就是以前掛着手鐘的地方。做出一個

無助的姿勢，發出一陣痛苦的微笑）啊，是的，他們從我處拿去了……（拿起一張紙

和一瓶墨水）我來寫些什麼呢？我的頭早就覺得要爆裂了……（又是一陣痛苦的冷笑）這就

是你所受的一種教育。我甚至在死之前不能寫出一封信告別的信。（寫着，在幾個字之後又

撕掉了）「當時機過去以後——」（跌入一個深沉的幻想。於是他的臉色明朗了。恨恨地

撕碎紙張。於是拿起另一張，平靜地，毅然地寫着）終於寫好了……（立起）現在……（環

視四周，看最後一眼，然後帶上他的帽子）再會，卡洛契加。（下去，門沒有關上）

卡林娜：

（用脚尖輕輕地走進他父親的屋子，拿着一個托盤，裏面放着一只玻璃杯）他睡着了。

（把一杯牛乳放在桌子上，很快地進入另一間屋子裏去）什麼事情呵。（驚駭）他們到那兒

去了呢？（看到桌子上的字條了，讀它，凍僵似地站着）

加希賽：（好像想到了什麼似地進來）費奧杜爾：（注意到了卡林娜了）發生了什麼事嗎？（卡林娜給他字條）

加希賽：（讀着它）「或者你是對的，拜夫路許加——關於刺激的時機，和使之正常的說話。我將盡力爲我自己在建設事業裏再找得一個工作。那末我們將來再見吧。再會。再會。卡洛契加。」（一個停頓）原來是這樣的……（又是一個停頓。一陣困惑和呆滯的陰影）老人家在叫我們呢，我們去吧。

卡林娜：（逆掠着她的頭髮）是，我們去吧。（他們到賈多夫的屋子裏）你聽得了他的喊聲，那一定是你的猜想罷了。他睡着了。（他們注視着賈多夫的臉，熱切地聽着他的呼吸。於是加希賽輕輕地撫摩着他的手）

賈多夫：（睜開他的眼睛）這裏悶氣得很。開窗子吧，孩子們。（加希賽開敞窗子，春之聲音傳進屋子裏來了）

賈多夫：（向着窗子深深地嘆着）生命在呼喊哩。

（幕）